

第四卷

蜀門諷

許墓靈

危亂黜

斥亂常

輕薄鑑

得天地

第五卷

徐后事

容易格

禪月吟

武金山

帝贈別

高尚士

因詩辱

第六卷

戲判非

鬼坐衙

推論衡

布燮朝

產麒麟

怪鳥應

神口開

第八卷

傲十在

雪廢主

四公會

釣巨鼈

亡國音

陪臣諫

贅舊詩

衣錦歸

改橋名

賈忤旨

錢唐秀

非告勃

作者同

屈名儒

走山魈

第九卷

夢太白

分命錄

改名達

削古風

卓絕篇

鑿冤辱

第十卷

歸生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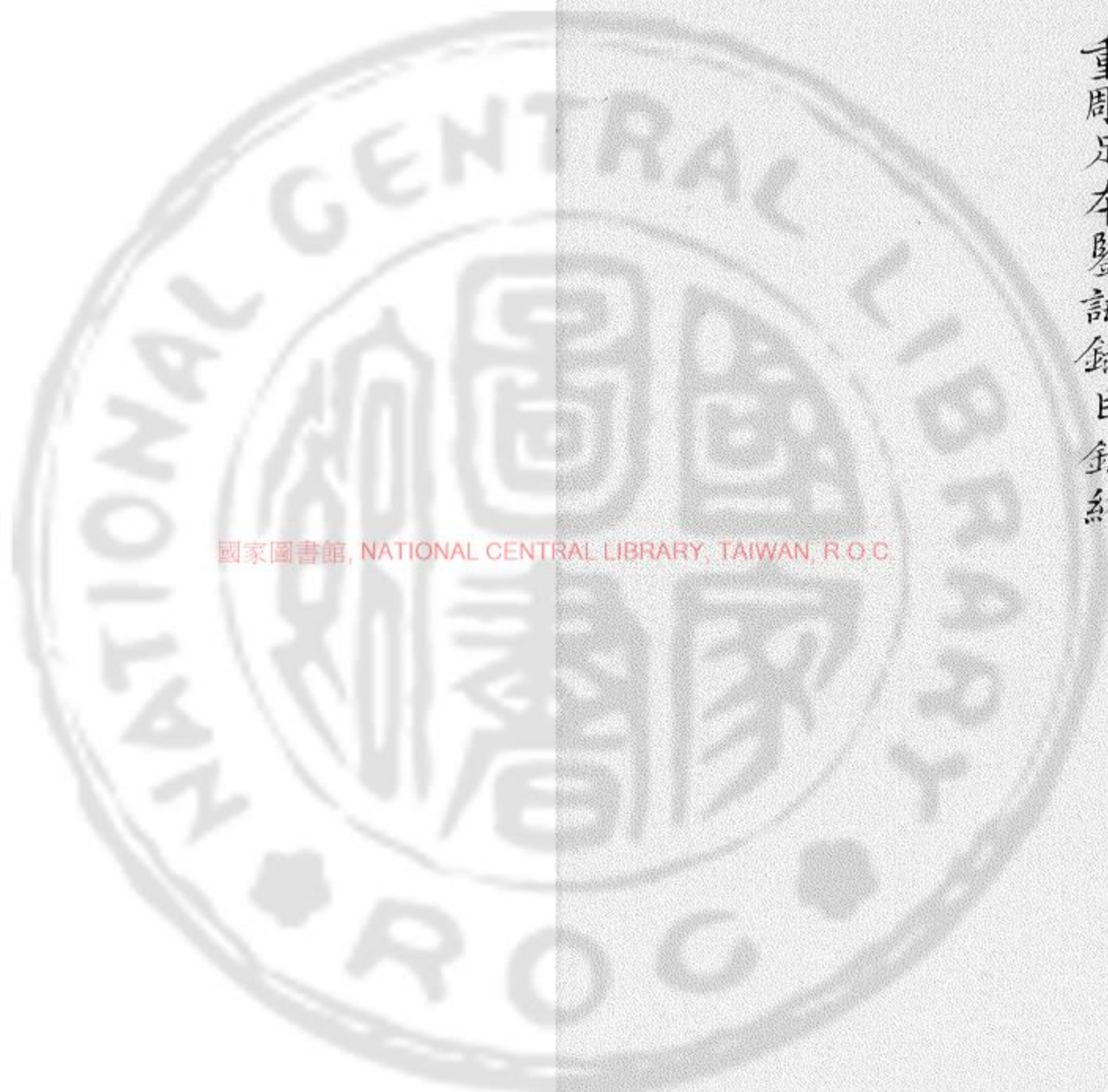
高僧喻



魚還肉  
見世報  
蜀才婦

求冥婚  
攻雜詠

重彫足本鑿誠錄目錄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重刊足本鑒誠錄卷一

瑞應識

孟蜀高祖頃者未臨西川守北京蜀人競以擊拂之門妙絕之  
戲呼頭入為孟入或云此毬子從太原將來又有工人孟德預  
起宮闈上凌霄漢雖般輸之妙無以加焉雖德與得之字體不  
同音亦為祥矣又王蜀後主元舅徐太師延瓊於錦水應聖橋  
西創置大第狀若宮室橫亘數坊是時內外皇親宣下恣令暖  
宅後主亦親幸宴樂移時忽于徐公堂中命筆大書孟字徐雖  
不測其義尋以御禮謝恩至咸康後主降唐孟祖自北京除蜀  
莊宗憂大軍之後制禦事多立宣鑄印離京奔騎赴鎮既而旌  
幢屆蜀以統軍興聖太子未歸旋令將校改換宮闈孟祖乃旌  
于徐公之第安下靚紅綃所寵姓字怪問前蜀臣寮對曰此王  
後主御札高祖嘆曰踈狂天子亦預知與吾交代乎是知必有  
先應者也



誅利口

同光初莊宗滅梁將行大禮蜀遣翰林學士歐陽彬持禮入洛  
顧大尉遠為之副焉莊宗復遣李客省嚴銜厥命以通好嚴本  
辨士也既而屆蜀亦稱臣焉然于朝對之間舉措輕易及置一  
筭記廣叙興亡詞旨鏗鏘驚駭聽聞蜀之文武卿咸服其雄洎  
歸中朝上策取蜀及平蜀之後莊宗命孟祖制臨嚴又于明宗  
天成得位之初復來臨護孟祖加之禮分賜從容乃言曰我聞  
利口之覆邦家辨言之亂政刑故少正外言偽而辨孔子誅之  
子今巧言如篋弗矜細行有大罪者五自知之乎只如初與王  
朝折箭為誓及其降也復又誅之遂使天道惡行二國俱滅其  
罪一也其次平蜀之際先入禁闈取內藏之珠金選宮庭之嬪  
姝其罪二也頃者詐諭三川咸釋兩稅及其得地倍更加徵其  
罪三也而又誑惑朝廷妄陳利害說山川之形勢劫二鎮之節  
施閹棉控扼我咽喉覬覦我土宇其罪四也本又來為監護坐  
握兵權觀我藩維承我爵位入神豈怒天意爭容爾之再來機

亦認矣其罪五也言訖遂令武士把下階簷嚴亦舍皇失其節  
搦乃叩頭曰嚴之五罪一死宜然願乞殘骸為洛中之鬼高祖  
不聽命劍斬之是時天下咸聞皆稱妙算其李嚴于王蜀所置  
勿記曰臣嚴等言伏自朱溫肆遙運屬昭宗三年痛別於西秦  
一旦迫遷于東路誅殘南北熱燕宮閣雖別藩恣是其唐臣無  
一處不從其偽命由是大唐中興皇帝念高祖太宗之業條爾  
隳張憤朱溫瞿肩之徒同謀篡弒遂乃神機迫發心鼎獨然竭  
滄溟而誓戮鯨鯢艾林莽而決除虎兇十年對壘萬障交鋒虞  
久困于生靈乃選挑其死士才過汶水縛王彥章于馬前時號王  
旋及夷門斬朱友貞于樓上梁末劍霜未匣槍雪猶揮段疑領  
八萬雄師倒戈伏死趙岳知一人應運引頸待誅遂使賊將寒  
心謀夫拱手取乾坤只勞於八日救塗炭遂定于四維脩振皇  
威咸遵帝力今則奉庭貢表兩浙稱臣淮南陳附拜之儀回紇  
脩朝天之禮才安宇宙便息干戈未順臬函方議除剪豈謂蜀  
國皇帝柔懷遠邇居安慮危喜帝祚于中興群妖悉滅特遣蘇



張之士將追唐蜀之權吾皇迴感于蜀皇國禮遠酬於厚禮臣  
等叨承元造獲奉皇華載馳得面于彤庭戰汗實深于跼地臣  
等無任感恩荷聖踴躍屏營之至

知機對

長興初孟蜀高祖與東川董太尉璋初為睦隣之知後結姻親  
之國兵車不問玉帛交馳縱有是非未至深信因請節度副使  
趙僕射季良持禮至彼探其機互董與趙有寄託之知懷魏都  
之舊及節副詐陳衷素董公盡罄血誠既而西歸脩得其事高  
祖問曰公度董公作略畢竟如何節副對曰董公為人豺狼之  
聲狗鼠之行卒徵暴斂好殺惡生其志剛強不量人事用兵好  
勝不達天時余聞豺狼常有野心狗鼠亦無定度卒徵暴斂事  
急則逃好殺惡生物極則反故曰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  
遇其敵此之是也而且朝令夕改坐喜立噴兵有鬪心將無戰  
意方今以小謀大弊民惠奸有窺四海之心終作兩川之患而  
又言中取事語下失機料其訓練兵師完葺城壘招我將健挫

我使臣必行雷電之機不顧山河之誓高祖聞所敷陳深納其  
言至長興三年四月二十八日果興狂孽直犯漢州是時高祖  
親統全師合戰于踪橋之野董璋大敗我將軍趙廷隱擒其將  
元瓚董光演等八十餘員奪甲馬五百餘足斬首一万獲其九  
城梓潼龍劍普果梓帥與其子光嗣拊膺而奔欲堅故壘賊將  
王暉獻于首級遂定方隅明宗遣供奉官李僕射馳騎入川賜  
高祖詔曰朕知卿近與逆賊董璋小簡交兵已敕軍前俾其擣  
角高祖復請記室李昊修其章奏脩陳本末事聞上聽宣示百  
僚中外咸知莫不驚駭其奏狀曰伏以故東川節度使董璋與  
臣為隣從初不睦常厚誣於表疏每深間於朝廷欲竊兵權來  
并土宇及審聖聽不惑物論難從臣合此時奮激驍雄  
究尋屬陛下翠華外駐黃屋未安捨亦何傷剋之不武  
勞宵旰因議寢停雖隱忍以累年且參商而終日其後  
誨恃承君寵恣美國權窺劍外之有萌示寰中之無畏  
料聖君之意必推亡以固存其如倖臣之言恐怒甲而



是與董璋愛以暫合而不同雖玉帛之交馳豈心貌之相類  
誠知蘊蓄且務包容倘敢飛颺必當掃殄其董璋至今年四月  
二十八日暴興兵甲五月一日驟入漢州臣其日先差昭武軍  
節度兵馬留後兼左廂步軍都指揮使趙廷隱總領三萬人騎  
發次新都臣自統領衙內親軍二萬人騎繼之俱列營于彌牟  
鎮北至三日詰旦結其大陣俟勦元凶其董璋至午時敢領妖  
徒來當鋒銳臣則親駟戈甲趙廷隱手奮鼓旗一擊而魚潰鳥  
離四合而豕分蛇斷斬首一萬餘級執俘八千餘人生擒賊中  
都指揮使元瓚衙內副都指揮使董光演及已下指揮使都頭  
八十餘員奪下甲馬五百餘匹收獲衣甲器械十萬餘事其餘  
逆漏之徒尋令搜捉併盡其董璋只與親男衙內都指揮使董  
光嗣并從騎二人罄馬而奔棄甲而遁撫隻輪而掩泣視亂轍  
以咸哀烏江之死所不遙赤壁之慙顏更厚臣幸以疾雷之勢  
破其急電之機臣便統領大軍壓背追襲其董璋至四日巳時  
走入東川至午時有前陵州刺史王暉知窠巢之已傾驗地池

之不守梟斬董璋父子相次迎獻軍門徑進師徒收下城壘平  
定一方之衆止于四日之間莫不遐仗皇威戡除隣患臣方以  
自違君命未達臣誠捷音雖審其風馳奏疏未遑其羽挿豈謂  
皇帝陛下才聆動靜遽軫憂勞遣降使臣特頒明詔諭董璋之  
奸罪勉微臣以削平仍勅軍前俾施犄角並得暗合睿略顯應  
神機更無唇齒之虞永荷股肱之寄所以舉子勾龍逢獻賀捷  
詩曰脣齒論交歲月長豈期率意忽顛狂元戎統領三軍戰巨  
孽奔衝一陣亡莫訝潼江剛入寇都緣錦浦合興王武功盖世  
光前後堪向青編萬古揚

### 九轉驗會昌末

武宗皇帝酷求長生之道訪九轉之丹茅山道士杜元陽製藥  
既成白日輕舉弟子馬全真得殘藥詣京表進上因餌之徧體  
生瘡鬚髮俱脫十日而崩此唐實錄隱而不書又梁朝方山道  
人自號龐九經身長七尺不知年幾百歲每于石室修氣經年  
絕食太祖往遣使賜乳頭香及茶藥而已忽一日詔入內殿



求延生之術麗奏曰天神仙之法亦因積學而成先須息萬慮於人間栖一身于岩穴與天地合德與鳥獸同群斷其喜怒悲哀去其滋味淫慾然後存神養氣辟穀休糧欲究還丹審窮又象故曰內真外應其丹自來而又功滿三千方得羽化今陛下身居九有心役萬機孽毒三軍誅殘百姓怨滿天下恩唯一家豈同軒后清淨自化禹湖上昇者哉太祖怒曰知卿是麗勛本身朕欲問卿行止何得妄詣難易非斥朕乎麗度太祖言深慮遭其誅責復奏曰臣有靈丹可延九五之數倘放臣栖隱即敢進之上復笑曰朕不希白日上昇只希更得三五年在位是朕願也麗乃于肘後解一青瓢子取金丹二粒進曰望陛下清素守真百日方可餌之不然者灰惡耳上既深信麗得歸山後帝久患石淋忽宣至藥服食眉髮立墮頭背生癰及至彌留為穎王所殺乃知九轉非誤一君其次諸侯遇之死者無數非丹有損而人不知或曰武宗曰坊寺患癩而崩實謂庸說也

金統事

僖宗乾符中靖陵雨血三日丹鳳樓前赤蟻黃蟻聚鬥七日掃盡復生已亥歲天瀉血流大地俱赤是夜長虹貫斗星奔西南明南黃寇犯闕翠華奔幸之兆也辛丑年黃巢在京尚讓為相改乾符之號為金統元年見在百司並令仍舊忽一日有人潛書七言四韻帖在都堂南門譏諷頗深偽相大怒應堂門子及省院官並令剜眼倒懸以令三省又奏請宣下諸軍火隊內叔得文官會吟詩者宜令就營屏除如只是識字者宜令將內役使是時京城內外殺戮三十餘人百司驚惶皆悉逃竄其七言四韻詩曰自從大駕去奔西貴落深沉賤出泥邑號盡封元亮母郡君變作士和妻扶犁黑手翻持笏食肉朱唇却喫齋惟有一般平不得南山依舊與天齊

走車駕

昭宗之代岐王茂貞本姓宋昭宗賜姓華州韓建邠州王行瑜等始為亂階焚藝宮闈動搖四海斬刈百官是時駕幸三峯拋離九廟諸侯悉罷職貢各養強兵天復初車駕走幸石門絕糧



數日左階沙門懷寶進喬趨燒餅奉宣賜紫宮入楊舞頭舐其  
進哀淚手帕子奉宣加楚國夫人二年岐州天雨蕎麥人收食  
之悉遭疫癘是歲雷劈牛馬頻擾宮城板出街西古槐楊下殿  
東鳩鴒故昭宗御製詩曰祇解劈牛兼劈樹不能誅惡復誅凶  
三年梁太祖將迎大駕之前岐山二菩薩身中自然有箭老聃  
廟上人移步神馬夜嘶後昭宗有困守岐陽迫遷東洛之兆也  
初拾遺張道古貢五危二亂表黜居于蜀後聞駕走西岐又遷  
東洛皆契五危之事悉歸二亂之源因吟一章上蜀王八丈詩  
曰封章才達冕旒前黜詔俄離玉座端三亂豈由明主用五危  
終被佞臣彈西巡鳳府非為固東播鑿輿卒未安諫疏至今如  
可在誰能更與讀書看

重彫足本鑑誠錄卷一



重彫足本鑒誠錄卷二

御賜名

朱太祖統四鎮呼中令日名溫與崔相國連擢大事崔每奏太祖忠赤委之閔東國無患矣昭宗遽勅太祖改名全忠議者曰全字人王也又在中心其不可也近臣亦奏上方悔焉勅命既行追之弗及後果有大梁王帝之號是時四分天下其在中心乃賜名之應也

逸士諫

天復中昭宗播岐時梁太祖與秦王茂貞羽檄交馳欲迎車駕何皇后東川恃其深寵不顧陪危酷好畋遊放弄子兩舍之外傳三十里踐蹋苗稼百里飛埃有成州同谷山逸人戴一巨笠跨一青牛挈袋酒壺俱在牛上因稱同谷子不顯姓名直詣行朝上書兩卷論十代興亡之事叙四方理亂之源帝覽其書數日減膳宣王驃騎賜之酒食審彼賢愚同谷子惟吟大庸失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政之詩又說褒姒惑君之事何皇后慮失恩旨潛令秦王誅之  
其事未行預已奔去後梁太祖舉四鎮之衆迫脅岐城大駕無  
依遂遷東洛議者以君王失政妃后禽荒逸士上書採而不用  
時將盡矣天使其然同谷子咏五子之歌詩曰邦惟固本自安  
寧臨下常須馭朽驚何事十旬游不返禍胎從此搆殷兵又曰  
酒色聲禽號四荒那堪峻宇又雕牆靜思今古為君者未或因  
茲不滅亡又曰唯彼陶唐有異方少年都不解思量如今算得  
當時事首為盤游亂紀綱又曰明我祖萬邦君典則貽將示  
子孫惆悵太虛荒墜後覆宗絕祀滅其門又曰仇讎萬姓遂無  
依顏厚何曾解忸怩五子既歌邦已失一場前事悔難追

判木夾

西山八國賈古以來為中國西南之患也自蜀武侯擒縱之後  
方通誠款唐鮮于仲通將領博海等軍六萬衆沒于鬼主之謀  
遂致姚蠶生心歎侵黎雋量由非才也近又李福尚書鎮西川  
牛叢為貳車日南蠻直犯梓潼役陶匠二十萬燒磚欲塞劍門

蜀有五丈天王者寶歷中所置也是時見大僧形于錦城之隅  
蠻人百萬之衆悉皆奔竄後高相公駢統臨益部兼號征南蠻  
陬聞名預自屏跡矣然時飛一木夾其中惟誇兵草犀象欲借  
綿錦之江飲馬濯足而已高相公于是經營板築置防城勇士  
八千命胡記室曾以檄破之仍判回木夾故胡曾破之數聯天  
下稱為奇絕其辭云欲慕平交安希抗禮何異持銜秤地舉尺  
量天又答云越雋新州牂牁故地不在周封之內非居禹跡之  
中曩日邊將邀勳妄圖吞并得之如手加駢拇失之若領去贅  
瘤九牛之落一毛六馬之亡半髦何足喻哉是以南蠻議曰成  
都近有良將未可圖焉於是烽燧無虞誠款繼至高公稍恃功  
業似致驕矜凡叛規模有劉焉李特之志朝廷議奏遂除江陵  
復自江陵遷于淮海首冠諸侯有唐已來可謂英雄者矣判木  
夾云辭天出塞陣雲空霧卷霞開萬里通親受虎符安宇宙誓  
將龍劍定英雄殘霜敢冒高懸日秋葉禁驚大段風為報南蠻  
須屏跡不同蜀將武侯功破木夾云牒前件木夾萬里離南一



朝至北開緘捧讀辭藻煥然獎飾過多欣慰何極實以乍同邊  
鎮才到籬籬且按此朝之舊儀未委彼國之新制不知鶴拓惟  
認苴咩尚呼南詔之佳名豈見大朝之美號要從微耗且是所  
宜伏承驛信王化風行君德雲被彫題屈膝鳩舌折腰卉服來  
庭毳裘入貢蓋以深明豹畧精究龍韜波伏西天草偃南土者  
然侵軼我華夏無乃不可乎將為我皇帝有所負于彼邦邊臣  
有所負于彼國憲彼直我曲獲罪于天是陳木夾申懷用貯榮  
報及披回示已見事根止于囚繫使人放歸彼國始乎小怨終  
此深讎吞噬我朗寧乾劉我交趾取我越雋犯我益州若報東  
門何乃再四夫物居中者尊也處外者卑也是以衆星拱之北辰百  
谷趨之東海天地尚不能遠而況于人乎我國家居天之心宅地  
之腹四方八表莫不輻湊亦猶北辰之與東海也誠知土地山  
河歸于有德雖云有德亦須相時苟无其時安可妄動明公博  
識多聞豈不見仲尼乎仲尼之聖踰堯舜顏子之賢過也龍六  
合茫々無立錐之地者蓋無其時也設使仲尼生于秦末乘胡

亥之亂用顏回閔損為宰相子路冉有領將軍子貢宰我充行  
人子夏言偃典書檄雖六合鼎沸可暮月而定也當此之時劉  
項亦可都頭韓彭不過十將耳聖人雖有帝天下之德而無帝天  
下之時終不妄動及子路欲使門人為臣以為欺天乎及自嘆曰  
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止于負手曳杖逍遙倚門告終  
而已王莽不識天時符堅不知歷數妄恃強富爭帝乾坤莽以  
百萬銳師來襲後漢光武以五千之衆破于昆陽符以六十萬  
精兵扣于東晉謝元以八千之卒敗于壽春豈不為欺天固地  
所致者耶國富兵強何足恃也周主杖筭于岐山漢祖脫褐于  
泗水我高祖起自隴州蓋明公只知其一未知其二見其形未見  
其兆也今與明公陳之望審忝焉昔周王承公劉之德遇殷紂  
之暴剗剔孕婦塗炭生靈剖賢人之心斲朝涉之脛三分天下  
而二歸周文王率諸侯而朝之至于武王觀兵孟津八百諸侯  
不期而會尚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退歸後德觀于聖人去就  
豈容易者哉及微子去比干剖箕子奴民不聊生皇天厭之國



人棄之武王方援旗誓衆一舉而滅紂者蓋天奪殷而與周也  
我皇方宵衣旰食肩堯踵舜父事三老兄友百僚推赤心于比  
干腹中懸白日于微子頭上諸侯合德百姓歡心雖天下有人  
聖如周王家有姁旦戶生呂望者乎漢祖承帝堯之德遇秦王  
無道併吞六國恃宇宙一家焚燒詩書坑滅賢哲築長城于紫  
塞造阿房于皇州鬼母哭蛇人臣指鹿民不聊生皇天厭之國  
人棄之是以陳勝一吁天下嚮應漢祖西入五星都聚者蓋天  
奪秦而與漢也我皇帝方崇詩書任賢哲卑宮室恤黔黎野無  
歌鳳之人朝有問牛之傑天下有人英如漢祖家有韓信戶生  
張良者乎我高祖承元元之德遇隋煬荒淫徭役不常徵歛無  
度竭民生之財產為巡幸之資糧虎噬群賢猱蒸庶母浮沉遼  
海疏鑿汴河今年東征明年西伐民不聊生皇天厭之國人棄  
之是以我高祖應天順地奄有四海者蓋天奪隋而與唐也我  
皇方淡薄穀色杜絕巡遊夢卜宰輔倚注藩屏思成垂拱惡習  
干戈皇天方贊國人方懽縱天下有人雄如唐祖家有敬德戶

生元齡者乎而况越雋新州牂牁故地不在周封之內非居禹  
跡之先曩日邊將邀勳妄圖吞并得之如手加駢拇失之若領  
去贅瘤九牛之落一毛六馬之亡半毳何足喻哉僕雖自絳紗  
素耽黃石既探師律固識兵機奉詔填壓三巴撫安百姓思敦  
禮樂取用干戈每傷虞芮之爭田永念姬周之讓路既不獲已  
即須訓戎且蜀地濶數千里郡列五十城戶口至多士牛之衆  
可以揮汗成雨吐氣成雲蓋緣從前元戎皆是儒者有味見幾  
而作但守升平之元規雖分常憂不教民戰是以彼國得以深  
入無倫故也僕示之以三令教之以八陣鼓鼙而進鉦動而退  
甘與之共苦與之均義等墳麓情由瓜葛閱禮樂而敦詩書務  
農桑而聚穀帛使家藏甲冑戶貯干戈賞罰並行公私共貫既  
識三畧便可七擒不唯唱倒不周亦可劈開太華况彼國自長  
廢以來搔擾益部殺人之父孤人之母掠人之妻縲人之捍焚  
人之廬舍使人暴怒剪人桑麻使人寒凍蜀人怨恨痛入骨髓  
僕乘其衆怒之勢示其報怨之門况抱雞搏狸不由人教乳大



敵虎自是物情既仗宗廟之威靈兼統華夏之精銳若乘流縱  
掉下坂推車豈勞力哉僕官自宰衡位當侯伯披堅執銳雖則  
未曾濟河焚舟平生所貯彼國將帥之強弱邦國之盈虛坐可  
酌量何煩詢誘且六合之外舟車不及聖人不言彼國在聖人  
不言之鄉舟車不反之地縱主上英哲人臣俊乂亦猶燭龍銜  
耀只可照于一方春雷振聲不能過于百里天與不取談何容  
易夫天有五賊見之者昌彼國縱曉六韜未開五賊而欲泥封  
函谷水灌晉陽何其謬哉五賊者夏桀張羅殷湯祝網是以仁  
而賊不仁也殷紂剖生人周文葬枯骨是以德而賊不德也齊  
國厚徵薄貸魯國厚貸薄徵是以恩而賊不思也項羽殺義帝  
漢高祖舉哀是以義而賊不義也陳後主驕奢隋文帝恭儉是  
以道而賊不道也能行五賊兼曉六韜方可奪人山河傾人社  
稷我朝未有五失而彼國徒自陸梁以此推之興亡可鑒何勞遠  
離庭戶始識安危久習韜鈴方明勝負而妄要姑息不務通和  
回示荒唐一何乖戾罔效孔顏之知命反學莽堅之覆車交趾

喪亡可知人事新都失律足見天時若望降尊便希抗禮但百  
谷不趨東海衆星不拱北辰則不可議也苟未如是則不可改  
圖昔管仲入周不受上卿之禮蘇武在虜無虧中國之儀事有  
前規固難更易况小不事大春秋在誅若彼直我曲恐招天殃  
既彼傲我謙何患神怒見已訓齊士卒調集糗糧或玉露垂槐  
金風動柳建鼓數里命車指南涉嵩弔民渡瀘會獵維齊魯之  
夾谷紹秦趙之滎池便是行人豈遺佳策皇帝聖旨已具前緘  
奏聞不復多談恐乖忠告謹牒此益木夾書元是胡曾與路岩  
相公鎮蜀日修之非為高駢相  
公也何光遠誤述

鬼傳書

西川高相公駢版築羅城日遣諸指揮分劈地界開掘古塚取  
塼甃城獨滄州守禦指揮使姜知古卓旗占得西南肖波塊若  
反蜀人呼老弱其塊即趙畚相公坟也年代深遠碑文磨滅走  
為波枚塚為塊脚損缺肖字存焉姜君號令將健俟曉開之是夜二更以來忽  
聞墓上清嘯數聲良久有人云冥司趙相公遣使送書姜君驚



曰既是聖者送書容某穿靴祇候鬼使曰冥司小鬼何敢當之  
姜君呼其僕使鋪排淨席焚香于庭匍匐拜迎虔心祝曰某負  
何罪聖者降臨鬼使出曰雖顯昧有殊奉命差遣欲陳之懇頌  
面咨祈乃持出一緘展開數幅並無文字鬼使曰但挑燈半滅  
燈影看之其可見也既而細視之果見文翰流美徵古述今詞  
旨感傷書畫復有一篇比諷淒惻因召鬼使就席談吐分明自  
云姓何名滅沒黃衣束帶骨瘦喙長與姜君封飲數巡對食數  
味乃贈錢十千退讓再三曰人間重錢陰府何用希皂錢一帖  
即敢捧當姜君遣僕立買皂錢仍修回狀鬼使倏然不見酒食  
並已存忌姜君至曉持神兒使所送到書并詩面聞元戎遽絕諸軍開  
斷古塚仍差大將往彼祭焉其詩與慕容垂所吟事皆相似王  
蜀韋文靖莊嘗與著作房鶚悲歎此詩歷觀史書未之間也其  
書曰冥司趙畚謹以幽昧致書于守禦指揮靖公閣下切以趙  
氏之冤搏膺入夢良夫之枉披髮叫天是以有怨必讎無道則  
見此則流于柱史載自前文如畚者一介游魂九泉罔象德不

勝享禱不勝人無廟貌于世間遂堙沉于泉壤自蒙天譴便掌  
冥司雖叨正直之官未達聰明之理未嘗以威伏衆惟知以禮  
依人頃在本朝叨為上相不無濫德敢有害盈今者伏審渤海  
高公令君毀畚墳闕况畚謫居幽府天賜佳城平生無戰伐之  
仇邂逅起誅夷之釁得不撫銘旌而憤志託觚染以申懷伏希  
端公俯念無依迺垂有鑒特于萬雉免此一坏倘全馬鬣之封  
敢亡龍頭之庇謹吟絕句後幅上聞不勝望德之至謹白其詩  
曰我昔勝君昔君今勝我今人生一世事何用苦相侵

軀釋道

裴休相公性慕禪林往、掛衲所生兒女多名師女僧兒潛令  
嬖妾承事禪師留其聖種當時士族無不惡之李德裕相公性  
好元門往、冠褐修彭祖房中之術求茅君點化之功沙汰緇  
徒超昇術士但無所就身死朱崖議者以裴李二公累代台鉉  
不守諸儒之行各迷二教之宗翻成點污空門妖媼元教自莊  
老之後彭黃已來未有因少女以長生皆向陰丹而損壽天益



心之難制氣亦難防者也至若心中造業身外求真梁武帝為寺家奴豈償因死長孫后號觀音婢唐長孫皇后小字難儀產亡所謂善不可不脩財不可不捨感之與黨者非也近以二公之行識者笑焉所以時人譏晉公曰趙氏女皆尼氏女師翁貌即晉公貌教却術士難推算胎月分張與阿誰

### 灌鐵汁

唐末徐州廉使時大師溥忽於公暇設寢夢到太山府君殿前見領出一人云是許州押衙秦宗權府君曰君為國賊否宗權對曰職小力微慮違天道府君怒曰運數使尔夫何違耶遂令壯士掠之宗權亦云不得遂呼一鬼將曰取鐵汁來俄頃之間鐵汁即至有鬼數輩頓宗權坐分其髮以鐵汁自頂門灌其聲爆裂炯炯勃然灌訖又問之宗權大叫反字者三府君遂舍之令時公相見府君謂溥曰異日宗權作亂卿可助之時與秦一齊拜謝次颯然悟焉溥于是以其夢有異書于密室楹上後數年許州差秦宗權持禮而止溥因覩所申入境狀中姓名与往年

夢中冥契因厚迎待之從容之間屏去左右問之各符所夢遂引宗權密室楹上觀所記之事因歎血為盟後值上蔡為叛蔡許支許帥委都押衙劉火頭失其名差大將一人往彼安慰火頭遂差宗權充使元戎以為不可火頭堅有保持宗權既蒙差行喜遂其志矯其軍制遂滅蔡人却起狂謀自據城壘時大師發兵三萬勁入蔡州兼助糧儲以副其夢旌旗一舉剋復許田其後宗權兵勢轉強與梁太祖日有相持數年之間方遂擒得太祖遣通引官寇彥卿諭之宗權對曰英雄不兩立彼勝則我敗故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公何喜耶太祖甚嘉其言因檻送上都津致頗厚時大師既而失利却歸徐州然常有好道之心接士畧無厭倦忽一日有一道士姓郭名端直詣公衙自云元州而至溥延迎數日問有何求端曰知君道情故來相謁溥曰本非好道別有愚誠蓋緣所據藩方封圻不遠養兵數萬闕少贍軍欲求利術一門以俾帑藏端曰道在其中矣遂索一鐵杵杵至可重三十餘斤端于衣帶間取藥一票許碾碎以酒調之塗于



兩頭以大火百斤已來鍛之自午至申水沃取出其杵一頭則  
去色然麗水一頭雪爾樂平心中五寸以來宛然是鐵溥甚忻  
訝敬為上仙端遂請朱砂一斤泥爐于大庭養藥令大師自看  
火候約一月而成端則請命一賓相伴出市飲酒溥乃差藥院  
官元邵南賈其酒價朝夕隨之端飲百杯邵南只禁十盞至夜  
酩酊所在宿焉端謂邵南曰我與爾開其酒戶匪唯飲酒兼益  
壽齡邵南因餌其丹逐日陪奉飲至五十餘盞所患疝氣亦痊  
端至一月歸衙開爐取藥結成一塊香氣馥人透掌光明如紅  
玉之狀謂溥曰此藥所須在意號曰太乙丹砂知大師不住人  
間遂來救護溥但悲感而已却未知救護因由忽見一獨兒遂  
敲藥少許搗餅與食其犬須臾之間化為烈焰一團騰空而去  
是歲梁太祖舉四鎮之衆攻伐其城堅守數旬缺乏糧料端與  
時公一宅骨月二百餘口俱上燕子樓元邵南亦欲隨之端不  
令上樓謂邵南曰子未合登此須臾樓中火發紅焱亘天色  
若紅蜺段一飛去及至火歇灰燼亦無軍民異之謂之火解也

燕子樓至今存焉元邵南雖不得上樓顏色轉少行如脫馬終  
日醺酣至梁 帝之時猶在翰林院祇應其時年九十後亦  
不知存亡感德之祚長宮備知其事

前定錄

梁太祖篡位之初宰臣薛貽矩自御史大夫百日拜相性懷忠  
正臨荐端明公事之間每加寬憫太祖忽因入閣怪之曰卿為  
天子郎官何得不親政事薛奏曰臣少年之時曾任封丘主簿  
在官之日嘗與僧悟因相知每日公暇之時便到其縣此僧預  
知臣至先在院門等臣以是殷勤直至三年考滿替人將至或  
一日其僧不出院內臣怒僧世情以言責問僧云今日實不知  
簿公訪及有缺迎門臣因問每日又何如之僧曰每日微僧齋後  
畧睡便有神人報云薛相公來微僧狼忙驚起披掛出院迎待果  
是簿公臨門今日神人不來相報有悞迎接非是世情臣遂請  
僧結壇持念乞其警戒其僧果見神人相報云薛主簿為曲斷  
公事一件取錢五緡却不得宰相也若正其公事却還其錢即



可牽復不然者無計矣僧曰報臣警戒遂省其非尋便還錢改  
正公事其神人果又報僧曰薛公名字在宰相夾中臣自後不  
敢欺公每事審細大凡公事豈宜造次而行太祖睿知通明悅  
其所奏賜金百兩尋加吏部尚書後扈從太祖鑾輿自洛還汴  
熒惑三犯上相得疾而薨是知悟因名亦前定矣

重彫足本鑿誠錄卷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重彫足本鑒誠錄卷三

語忌誠

劉仁遇嘗與梁太祖葉戲一日或遇頽盆仁遇行伍出身語多方拙謂太祖曰得則洪溝太祖應之曰縱得亦可時太祖方據四鎮仁遇復在偏裨雖是親家復王太祖竟為記忌後太祖一居南面仁遇久在西班累乞一藩終不俞允既而年邁寢疾在床新婦屢有奏聞太祖猶徵語忌至于悲泣哀告方除兗州未及赴官疾亟而卒是知凡事為誠寧不書紳而記之乎

餌長虹

孟蜀侯侍中弘宴本潯坂人也幼而家貧長為軍外子弟年方十三歲困寐于屋簷下是月炎蒸天將大雨有長虹自河飲水黃河俄貫于童兒之口惟其母見不敢驚之欲窺其變異侯母可謂賢也良久虹自天没于童兒之口不復出矣母俟其睡覺問其子曰夢中有所睹否對曰適夢入河飲水飽足而歸母聞



其言知子必貴後數月有一行脚蜀僧詣問求齋侯母竭力供養僧臨去謂侯母曰女弟子當九、後福合得兒子氣力侯母呼其子出請僧相之僧視之曰此兒龍也即非真龍乃蛟螭之輩也但離鄉別井直近江海客官方有顯榮又曰此子孽毒當食血肉為生靈之患償敬信三寶即得令終言訖而去侯後果自行伍出身至于將領同光三年從興聖太子魏王繼岌叔蜀及平蜀之後不隨太子而還無何與陝府節度使康延孝率河中同華等軍為叛堅守廣漢城是時孟高祖悉發守禦指揮使韓德遇本州都指揮使李仁罕等破之活擒康延孝表送駕前侯亦面縛麾下高祖赦罪令主領親軍、令威嚴頗有聲譽及高祖南面自眉州刺史節度夔州復自江寧遷于黔府一州二鎮皆近大江果至官崇酷信三寶徧于禪院開轉藏經然于理務之間孽毒之甚廣興第宅竟獲善終是知蜀僧所言不謬矣

落貶韵

戶部李侍郎如寶者本梁朝清直之士也均王名友貞在東宮

時李以筆硯佐之及均王即位不得居密司為李常深恨之及見帝黜剝賢良見用奸詐每欲折楹諫之忽一日李在帝祭帝問李田卿知天子見誰補服李奏曰人臣所補帝曰朕地拋三川位尊力有若非天意所補人臣又何補焉李曰太祖出身行伍歷職卑微萬戰千征九生十死方得節居四鎮位處一人陛下生在深宮長居富貴披承餘蔭嗣守萬方豈知王業艱難人臣共致固須理不思亂居安思危臨泉履冰責躬省過况吳門強盛蜀國繁華太原有殺元之仇秦庭懷負國之怨得失頃刻豈是天補者哉若是天補為君只合自天降下喫天人之食受天人之衣方今血使三軍曠食方姓自喜天補豈不非耶陛下如此發言為覆餗之禍耳上曰慙老漢不足與語耳李即日有鄭州之拜再宿貶汝州副使至汝州置一卧車子常于車中安酒一瓢琴一張書數策遣小童十餘輩載而入謁長街朗咏觀者笑焉李恨朝廷久無復之命裁落韵詩以訊之後入蜀遇孟高祖之知及開霸初拜戶部侍郎而卒落韵詩曰路傍傷羸



牛羸牛身已老兩眼不能開四蹄行欲倒半曾少壯時歲々耕田早耕却春秋田駕車長安道今日領頭穿無人飼水草喘也不能喘問也沒人問又曰炎蒸不可度執尔生涼風在物成非器于人還有功殷勤九夏內寂寞三秋中想君應有語弃我如秋扇

### 蜀上醫

昔秦醫在晉知膏肓之病難醫楚療于申辨血氣之容是詐其次劉根召鬼不為無神文摯封人顯彰有術虞少卿洮蜀之上醫也長興初佐蜀董大尉璋久患渴疾遣押衙李彥求醫孟蜀祖邊虞卿往虞卿既至董公曰璋之所患經百名醫而無徵差者何也虞卿對曰君之疾非惟渴漿而似渴士得其多士不勞藥石而自愈矣董公大悅時董有面南之志虞卿故以此言訊之又曰洮聞天有六氣降為六淫々生六疾害于六腑六腑者陰陽風雨晦明也是以六淫隨焉六疾者寒熱 惑心也是以六腑隨焉故心為離宮腎為水臟晦明勞役百疾生焉大凡視聽至煩皆有所損心煩則亂事煩則變機煩則失兵煩則反五音煩而損耳五色煩而損目滋味煩而生疾男女煩而減壽古者君子莫不戒之君今日有萬思時有萬機樂淫于外女淫于內渴之難療其由此乎虞卿之在東蜀也如處賊團節食假寐董公疾既平復于是厚禮歸之乃知蜀上之醫有知稽古者也

### 妖惑衆

明宗朝有術士楊遷郎者善使鬼神觸物變化見者稱為奇人及就誅夷一無靈異王蜀有楊迂郎叔楊勳者自號僕射能于空中請自然還丹其卅立降又能召九天元女后土夫人悉入簾幃經宿而去及折其一足西市斬之藥亦無徵術亦無效尸骸臭穢觀者笑焉彭州僧號曰醋頭長髯垂髮以功德燈像衲為三衣狀若佯狂妖言惑衆蜀之龔俗莫不皈依明德中故田特進敬全典九隴日辟賈侍御鶚伴職彭門乃權郡事賈本青社人也為理公清僻憎佞媚郡縣僚屬視若冰霜是時醋頭不



敢入境後郡人思其瞻禮詣賈判狀請歸賈亦多才判其狀曰  
出家長頭未除煩惱為衣掛像豈敬慈尊向禪室以邪淫發妖  
言而惑眾妄裁歷數上侮朝廷謾述災殃下迷聾俗况今有漏  
未證無生特脩功德以為名積聚私財而作賈但以正人惜事  
君子含弘未議剪除致茲猖熾所嗟鄙俚競信妖稱列狀詣衙  
欲希迎請須行嚴令以絕風情付司散帖所由如入界把捉申  
送候到決脊奏聞顛頭知之便越隣境而去矣

重彫足本鑑誡錄卷三



重彫足本鑿誠錄卷四

蜀門諷

蔣貽恭本江淮人無媚世之諂有詠人之才全蜀士流莫不畏  
憚初見則言辭清楚不稱是非後來則唇吻張皇便分醜美于  
悞時相數遭流譴亦慷慨之士也自孟祖霸蜀搜訪遺才蔣亦  
遇時數蒙見用故言無罪聞者自防錄之數篇用知鼎味咏蠶  
詩曰辛勤得蛋不盈筐燈下繰絲怨恨長着屨不知來處苦但  
貪衣食繡鴛鴦又咏金剛揚眉斗目惡精神捏合將來恰似真  
剛被時流借拳勢不知身自是泥人咏偃背子曰出得門來背  
柱天同行難可與差肩若教倚向南牕下恰似瑩篔不着絃又  
咏安仁宰搗蒜安仁縣令好誅求百姓脂膏滿面流半破磁缸  
成醋酒死牛腸肚作饅頭悵生歲取殮三頓鄉老盤庚犯五甌  
半醉半醒齋出縣共傷塗炭不勝愁又五門銜望有題曰我皇  
開國十餘年一輩超昇炙手歡開向五門樓下望銜官騎馬使



衙官又謝郎中惠茶曰三斤綠茗賜貽恭一種頌靈事不同想  
料肺懷無荅處披毛戴角謝郎中詠蝦蟆曰坐卧兼行酒一般  
向人努力太無端欲知自己形骸小試就涪蹄照影看又貽恭  
住名山日陳情上府主高太保知柔詩曰名山主簿寔堪愁難  
咬他家大骨頭米納功南錢納府祇看江面水東流又蜀有鄭  
秀才雲從詠人祀聖君詩曰禍福從來豈自主俗情淫祀也堪  
愁拜時何用頻偷眼未必泥人解點頭又行軍司馬向僕射瓚  
詠乘烟觀蔣鍊師蔣甚偉非婦人之狀怪得躑躅不上昇白雲  
躑躅紫雲崩龍腰鳳背猶嫌軟須問麻姑借大鵬又令狐祕書  
嶠匪惟善禮兼有卒才小小篇章亦多訛調因明慶節散後贈  
左右兩街命服僧元詩曰却羨僧門與道門無年今日紫衣新  
可憐州縣祁評事畫向荷衣老却身又咏有年宮健曰六十休  
論少壯時尉遲功業擬奚為高轂念佛尋街者盡是拘停老健  
兒

斥亂常

賓貢李珣字德潤本蜀中土生波斯也少小苦心屢稱賓貢所  
吟詩句往、動人尹校書鸚鵡者錦城烟月之士與李生常為善  
友遽因戲遇嘲之李生文章掃地而盡詩曰異域從來不亂常  
李波斯強學文章假饒折得東堂桂胡臭薰來也不香

許墓靈

左傳神降于莘似接人聲惠王問諸內史曰是何故也對曰國  
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國之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  
得神以興亦又以亡王蜀太祖與晉太師暉共為惡友悉生許  
下長而貧乏姓名無聞潛攻許昌縣民家事發太祖與晉俱遁  
武陽縣名古墓中是時穎川設無遮齋會至夜有數人呼墓曰  
穎川大會得無同行俄聞墓中應之曰蜀王在此不得相隨太  
祖與晉只聞其說不見其人則莫知蜀王誰是晉謂太祖曰八  
哥識遠謀大小子不能及太祖忻然稱讓但懷內喜良久看會  
鬼回謂墓鬼曰知此有客今將飯三分來內二分獻王一分獻  
公墓中憲宰似有人承接飯二分各在太祖及晉前歲馨香不



殊而太祖前品味頗異謂太祖曰只此是御飯矣二人潛笑既脫斯難同隨黃巢各為將領而已矣太祖自利閭舉兵收蜀勳業既大遂封蜀王晉亦終于太師是知武陽墓鬼通靈先知公王者也

### 輕薄鑑

前蜀馮大夫洵恃其學富所為輕薄然于清若直諫比諷箴規章奏悉教化所著文章迥超群品諸儒稱之為大手筆矣王太祖問擊楸之戲初自誰人大夫對曰丘八所置上為大笑又與相座王司空錯等小酌巡故字令錯舉一字三呼兩物相似錯令曰樂、樂冷淘似餽餽洵曰已已已駢糞似馬屎合座大咤洵獨不笑但仰視長嘯而已凡所舉措訛訛多如此太祖為蜀王時方搆大業莫不賦輿曾益轉運煩苛百姓困窮無敢言者因太祖生辰大夫獨獻一詩先紀王功後陳生聚太祖曰如卿忠謹寡人王業何憂遂賜黃金十斤以旌禮諫于是徭役稍減矣議者以君臣道合黎庶泰來苟非明王何以採納生日歌

略云百姓富軍食足百姓足軍食歡爭那生靈飢且寒吾王有術應不難應不難但令一徵一自然百姓富於官大夫又著檄龍文大虫勝嶮竿歌無非比諷為世所稱文字頗不復盡錄嶮竿歌去山險驚推車水嶮怕覆舟奈何平地不肯立必上百尺高竿頭我不知尔是人耶猿耶復猴耶教我見尔為尔長歎嗟我聞孝子不許國我聞忠臣不憂家尔即輕命重黃金忠孝全虧徒尔誇常將嶮藝悅君目終日貪心媚君祿百尺高竿百度泓一足恭差一家哭嶮竿兒聽我語更有嶮竿險于汝解從上處失君恩落向天涯海邊去嶮竿兒尔須知嶮去欲往宜尔思上得欲下：不得我謂此輩嶮于嶮竿兒

### 危亂點

昭宗之代張拾遺道古因貢五危二亂表叙興廢之事遂點于蜀時王太祖辟為安撫判官張所為古僻不狗時情逐在道江縣名賣卜遣日及太祖安極每思其賢遣使詔之屢徵不起復上章疏詞旨是非帝遂誅之瘞于五墓之地鄭雲叟在華山間



之吟詩哭曰曾陳章疏忤昭王 落西南事可傷豈使諫臣終  
屈辱直疑天道惡忠良生前賣卜居三蜀死後馳名徧大唐誰  
是亂來修史者說君湏到筆頭忙又西岳僧貫休哭之曰清河  
逝水太匆匆東觀無人失至公天上君恩三載隔鏡中鸞影一  
時空妻亦尋卒塵生苦霧蒼茫外門掩諸孤寂寞中惆悵斯人  
又如此一穀羌苗滿江風非張拾遺何光遠錯舉証也張侍郎  
得夫地

王蜀普慈公主出降秦州節度使李令中繼崇即秦王茂貞之  
猶子也初王太祖欲興師取天火而計未成因問大夫馮涓  
對曰臣聞興師者殘兵力虛府庫弊群畜損弓甲桑農動德  
義興詐偽故損國害人莫先于用兵也方今梁王朱全忠霸盛  
強據兩京料其先取河東河東梁之敵國也勢不兩立倘一處  
為雄率天下之眾一舉西來縱葛亮重生五丁復出無以對  
大散石鑠劍門今秦庭寔蜀之巨屏也去其屏窺見庭館焉莫  
若與秦王和親稍似麻布茗草給之不傷于大義濟之以小

利蜀但訓兵秣馬固敵料強足以保天祿于山川固子孫于萬  
葉潛令公主探其機密窺彼室家俟便攻之一舉而獲可也帝  
曰甚善是時秦王遣使求親遂以普慈公主許之成其姻好公  
主出降也小宮一帑之資以為粧奩服玩之說而導從草麗已  
踰千里秦王以隴右之地貧薄不產絲麻請西向稱臣希六萬  
眾春冬之賜太祖又用馮涓之計許之茶布請自備人力而迎  
秦王大喜率強丁及馱馬志譴入蜀般拔其來也載青鹽紫草  
蜀得其厚利焉其去也載白布黃茶秦得粗貨矣每來駐泊周  
歲而還閣道崎嶇江溪擁滯人畜疲乏踣仆道塗是時秦大半  
不還遂止西來之役李駙馬繼崇久鎮天水與季父秦王常持  
兩端公主密使闖人宋內待光嗣絹書封事而達太子脩述駙  
馬常驕矜每多沉湎或淫誅嬖妾或醉害賢良兵力方微民心  
思亂願歸侍省免死危邦事達宸聰六宮慟哭太祖遂詐以后  
薨遣使暫迎公主公主既至不復歸秦蜀遣大將軍許太師宗  
播將兵五萬與秦戰于金沙地名秦人大敗于是獲其城邑遂



迎駙馬及降無敵王劉知俊并戰將郭守遷郭守存李彥德聶  
瓚孫禮陳彥詞毛昌業邵雲等五十餘員大踏馬三千餘匹兵  
士九千戶六萬悉歸于蜀至同光三年秦賓後唐蜀遂亡周蜀  
咸康元年是唐同光三年是無巨屏矣乃知馮君之口信不虛  
開矣

重彫足本鑒誠錄卷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重彫足本鑑誠錄卷五

徐后事

左傳昭公二十八年叔向之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大夫陳禦叔申公子靈一君一子一君靈公也而亡一國兩卿矣孔安國曰無徵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此春秋為深戒矣前蜀徐公耕二女美而奇艷初太祖搜求國色亦不知徐公有女焉徐寫其女真以惑太祖太祖遂納之各有子焉長曰翊聖大妃生彭王次日順聖太后生後主後主性多狂率不守宗祧頻歲省方政歸國母多行教令媼戮重臣頃者姊妹以巡遊聖境為名恣風月烟花之性駕輜輶于綠野擁金翠于青山倍役生靈頗銷經費凡經過之所宴寢之宮悉有篇章刊于玉石自秦漢以來后妃省從未有富貴如茲之盛者也順聖皇太后題青城丈人觀云早與元妃慕至元同躋靈岳訪真仙當時信有壺中境此日親來洞裏天儀仗影交寥廓外金系散揭翠微巔惟慚未致華理

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徒祝昇平卜萬年翊聖皇太妃繼曰獲陪翠輦喜殊常同陟仙  
程豈厭長不羨乘鸞入烟霧此中便是五雲鄉順聖又題謁丈  
人觀先帝聖容云舜帝歸梧野躬來謁聖顏旋登三境路似陟  
九疑山日照堆嵐迴雲橫積翠閑期修封禪禮方俟再躋攀翊  
聖維曰共謁御容儀還同在禁闈笙簧喧寶殿綵仗耀金徽清  
淚沾羅袂紅霞拂繡衣九疑山水遠無路繼湘妃順聖又題元  
都觀云千尋綠嶂夾流溪登眺目知衆岳低瀑布并春青石碎  
輪茵橫剪翠峯齊步粘苔蘚龍橋滑日閉煙嵐鳥徑迷莫道穹  
天無路到此山便是碧雲梯翊聖和登尋舟壑到元都接日紅  
霞照座隅即向周迴岩上看似開曾進畫圖無順聖又題金華  
宮云再到金華頂元都訪道回雲披分景象黛斂顯樓臺雨滌  
前山淨風吹去路開翠屏夾流水何必羨蓬萊翊聖繼曰君烟  
紅霧撲人衣宿露沾苔石徑危風巧解吹松上岫體嬌頻採臉  
邊脂同尋僻境思携手暗指遙山學画眉好把身心清淨處角  
冠霞帔事希夷順聖又題丹景山至德寺云周迴雲水游丹景

因與真妃眺上方晴日曉昇金照耀寒泉夜落玉丁當松梢月  
轉禽栖影栢徑風牽麝食香虔懺六銖冥禱祝惟期祚歷保遐  
昌翊聖繼曰丹景山頭宿梵宮玉軒金輅駐遙空軍池無水注  
寒碧蘭若有花開晚紅武士畫排青嶂下內人皆在誦筵中我  
家帝子專王業積善終期四海同順聖又題彭州陽平化云尋  
真游勝地巡禮到陽平水遠波瀾碧山高氣象清殿嚴孫氏白  
碑暗系師名夜醮古壇月松風森磬聲翊聖繼曰雲浮翠輦屆  
陽平直似驂鸞至上清風起半厓聞虎嘯雨來當面見龍行晚  
尋水澗聽松韻夜上星壇看月明長恐前身居此境王皇教化  
錦城生順聖又題漢州三學山夜看聖燈云虔禱游靈境元妃  
夙志同玉香焚靜夜銀燭炫遼空泉嗽雲根月鐘獻桂杪風印  
金漂聖跡飛石顯神功滿望天涯極平臨日脚窮猿來齋室上  
僧誦造中頓覺超三界渾疑證六通願成修偃化社稷保延  
洪翊聖繼曰聖燈千萬炬旋向碧空生細雨濕不暗好風吹更  
明磬獻金地響僧唱梵天般若說無心說此光如有情順聖又



題天迴驛云周游靈境散幽情千里江山暫得行所恨烟光看  
未足却驅金翠入龜城翊聖繼曰翠驛紅亭近玉京夢魂猶自  
在青城此來出看江山境盡被江山看出行議者以翰墨文章  
之能非婦人女子之事所以謝女無長城之志空振才名班姬  
有團扇之詞亦彰淫思今徐氏逞乎妖志飾自倖臣假以風騷  
庇其游佚取女史一時之美為游人曠代之嗤及唐朝興弔伐  
之師遇蜀國有荒淫之主三軍不戰束手而降良由子母盤游  
君臣凌替之所致也于是亡一君後主名衍破一國殺九子彭  
王宗鼎推王宗輅褒王宗紀興王宗澤崇王宗獻忠王宗賢資  
誅十臣齊王宗弼宗光嗣王宗渥王宗勳歐陽晃景潤澄李輅  
殄滅萬家流移百辟其次六官嬪御挫紅綠于征途十宅公王  
碎金珠于逆似子靈之室何以比方故興聖太子隨軍王承旨  
失名有咏後主出降詩曰蜀朝昏主出降時銜壁牽羊倒繫旗  
二十萬軍齊拱手更無一箇是男兒又蜀僧遠公有傷廢國詩  
曰樂極悲來數有涯歌聲才歇便興嗟牽羊廢主尋傾國指鹿

奸臣盡喪家丹禁夜凉空鏤月後庭春老謾開花兩朝帝業都  
成夢陵樹蒼々噪暮鴉

帝贈別

王太祖自利閬兵以至益州為帝唐太師道襲閬苑人也美眉  
目足機知自童年親事太祖及太祖得蜀遂主樞衡勲業既高  
恩寵彌厚是時太祖與秦庭李大王茂貞方結姻好遽曰小間  
交兵遂選腹心以安梁漢唐公于是出鎮焉帝御大安樓親送  
及見唐公將別帝頗動容侍從官娥無不彈淚太祖御製贈別  
以賜唐公御者以魚水之歡無出于此詩曰卅歲便將為肘腋  
二紀何曾離一日更深猶尚立案前敷奏柔和不傷物今朝榮  
貴慰我心隻旌引向重城出褒斜舊地委勲賢從此生靈永泰  
息

容易格

王蜀盧侍郎延讓吟詩多着尋常容易言語時人稱之為高格  
至如送周太保赴浙西六臂鷹健卒懸纛帽騎馬佳人着畫衫



又寄友人云每過私第邀看長着公裳送上駟此容易之甚  
矣然于數篇見境尤妙有松門寺云山寺取涼當夏夜共僧蹲  
坐石堦前兩三條電欲為雨七八箇星猶在天衣汗稍停牀上  
扇茶香時撥澗中泉通宵聽論蓮華義不藉松窓半覺眠又苦  
吟云莫話詩中事詩中難史無吟安一个字撚斷數莖鬚覓  
天應悶狂搜海亦枯不同文賦易為著者之乎又贈僧云浮世  
浮華一段空偶拋煩惱到蓮宮高僧解語無水老鶴能飛骨  
有風野色吟餘生竹外山陰坐久入池中禪師莫問求名苦滋  
味過于食蓼虫盧曾獻太祖卷中有栗爆燒瘡破猫跳觸鼎翻  
後太祖冬夜與潘樞密峭在內殿平章邊事旋令宮人于火爐  
中煨栗俄有數栗爆出燒損綉褥時太祖多疑常于爐中燒金  
鼎子命徐妃二妹親侍茶湯而已是夜宮猫相悞觸鼎翻  
太祖良久曰栗爆燒檀破猫跳觸鼎翻憶得盧延讓卷有此一  
聯乃知先輩裁詩信無虛境來日遂有六行之拜自給事拜工  
部議者以傳說栖岩自應武丁之夢太公釣渭俄遇周文之知

君子窮通寔由命分如盧所吟容易之句發境于一人之前可  
謂道合矣

高尚士

王蜀廣德杜先生光庭學海千尋詞林萬葉凡所著述與樂天  
齊肩僖宗朝與華山鄭徵君雲叟同應百篇兩戰不勝遂各挂  
羽服鄭則後唐三詔不起杜則王蜀九命不從可為高尚隱逸  
之士也鄭徵君為詩皆淫靡迥絕囂塵如富貴曲云美人梳  
洗時滿頭間珠翠豈知兩片雲戴却數鄉稅又咏西施云素面  
已云妖更着花鈿飾臉橫一寸波浸破吳王國又七言傷時帆  
力劈開滄海浪馬蹄踏破亂山青浮名浮利過于酒醉得人心  
死不醒又題霍山秦尊師老鶴元猿伴採芝有時長嘆獨移時  
翠娥紅粉嬋娟劍殺盡世人人不知又偶題似鶴如雲一个身  
不憂家國不憂貧擬將枕上日高睡賣與世間榮貴人又思山  
咏因賣丹沙下白雲鹿裘惟惹九轉塵不如將耳入山去萬是  
千非愁殺人又景福中作悶見戈鋌匝四溟恨無奇策救生靈



如何飲酒得長醉直到太平時節醒又招友人游春難把長繩  
繫日烏芳時偷取醉功夫任堆金壁磨星斗買得花枝不老無  
入山居云問見有人尋移庵更入深落花流澗水明月照松林  
醉勸頭陀酒間教孺子吟身同雲外鶴斷得世塵侵又詩冥心  
栖太室散髮浸流泉採栢時逢麝看雲忽見仙夏狂衝雨戲春  
醉帶花眠絕頂登雲望東都一點煙又不求朝野知卧看歲華  
移採藥歸侵夜聽松飯過時荷竿尋水釣背局上岩碁祭廟人  
來說中原正亂離杜先生為詩恣去浮游迥為標準區分理本  
寔契真詮如山居百韵云丹灶河車休矻蚌胎龜息且懸  
馭景必能超日域騎箕終擬躡星躔又反朴還淳皆至理遺形  
忘性盡真詮元妙之門寔為奇句又吟一言至十五言紀道德  
懷古今二篇不惟体依風雅抑且言徹典謨名公之中可謂大  
製者也紀道德云道德清虛元默生帝先為聖則聽之不聞搏  
之不得至德本無為人中多自惑在洗心而息慮亦知白而守  
黑百姓日用而不知上士勤行而必克既鼓鑄于乾坤品物信

充牣乎東西南北三星高拱兮任以自然五常垂衣兮修之不  
忒以心體之者為四海之主以身之者為萬夫之特有皓齒  
青娥者為伐命之斧蘊奇謀廣知者為盜國之賊曾未若軒后  
順風兮清淨自化曾未若臯陶邁種兮温恭允塞故可以越圓  
清方濁兮不始不終何止乎居九流五常兮理家理國豈不聞  
乎天地于道德也無以清寧豈不聞乎天下道德也有踰繩  
墨語不云乎仲尼有言朝聞道夕死可矣所以垂萬古歷百王  
不敢離之于頃刻懷古今云古今感事傷心驚得喪歎浮沉風  
驅寒暑川注光陰始衍朱顏盡俄悲白髮侵嗟四豪之不返痛  
七貴以難尋夸父興懷于落照田文起怨于鳴琴雁足淒涼兮  
傳恨緒鳳臺寂寞兮有遺音朔漠幽囚兮天長地久瀟湘隔別  
于水濶烟深誰能絕勝韜賢食芝餌木誰能含光遁世鍊石燒  
金君不見屈大夫紉蘭而發諫君不見賈太傅忌鵬而愁吟君  
不見四皓避秦峩戀商嶺君不見二疏辭漢飄歸故林胡為  
乎冒進貪多踐危途與傾轍胡為乎怙權恃寵頽華飾與彫簪



我所以思抗跡忘機用虛無為師範吾所以去奢滅慾保道德  
為箴規不能勞神效蘇子張生兮于時而縱辨不能勞神效楊  
朱墨翟兮揮涕以沾襟

禪月吟

唐有十僧詩選在諸集中惟禪月大師貫休所吟千首吳融侍  
郎序之號曰巨岳集多為古体窮盡物情議者稱白樂天為大  
教化主禪月次焉上人天復中晉楚游蜀有土王蜀太祖陳情  
詩云一甌一鉢垂老萬水千山得來太祖曰寡人高築金  
臺以師名士廣修寶刹用接高僧千山萬水之言何以當此于  
是恩錫甚厚上人遂居蜀焉如公子行云錦衣鮮華手擊鶻閑  
行氣貌多輕忽稼穡艱難不知五帝三皇是何物又曰自拳  
五色毬進入他人宅却捉蒼頭奴玉鞭打一百又曰面白如削  
玉猖狂曲江曲馬上黃金鞍適來新賭得又詠古劍盆池秋水  
蓮花三四枝我來慷慨步遲遲不決浮雲斬邪佞直成龍去擬  
奚為又贈別離別如自酒古今飲皆醉我恐長江水盡是兒女淚

伊予非此輩送人空把臂他日再相逢清風動天地又富貴曲  
有金章族驕奢相續瓊厨玉堂彫牆綉轂美人如白牡丹花半  
日只舞得一曲樂不樂足不足怎教他愛山青水綠又曰綉林  
錦野春態相壓誰家少年馬蹄蹋鬪雞走狗夜不歸一擲賭  
却如花妾惟云不顛不狂其名不彰悲夫初上人詩名未振時  
南楚才人競以詩送軒轅先生歸羅浮山計百餘首矣後上人  
因吟一章群公于是息華玉房花洞接三清謾指羅浮是去程  
龍馬便攏筇竹杖山童常使茯苓精曾教莊子拋屐吏却喚軒  
皇作老兄再見先生又何日只應頻夢紫金城

因詩辱

前蜀許太尉宗憲鎮寧江日劉員外隱辭為節度掌書記許公  
發跡軍戎所為吾我不思為理但務誅求劉數諫許不存賓客  
之禮對將吏切責之劉求退職許又不從劉遂詠白盞山灑灑  
堆刺之許聞而憤怨忽一日于江干飲酣仰視白盞斜睨灑灑  
曰剛有破普忽反指大欲於此死遂令壯士拽劉離席囚縛于



于沙石上烈日晒之護軍賓幕將校懇救悉凌辱願謂左右曰  
候吾飲散投入水中劉厲聲曰昔鸚鵡洲致溺禰處士今灑灑  
堆欲害劉隱辭某雖不及禰衡足下爭同黃祖豈有不存夫子  
塗炭賢良但得留名死亦宜矣元戎聞之怒意漸解及同幕再  
諫良久捨之來日軍府弥縫請許召劉慚謝劉慮遭毒手托疾  
而歸議者以劉不擇主而事曰多言而失強捋虎鬚幾不脫虎  
口耳咏白鹽山詩曰占斷瞿唐一峽烟危峰迫出衆峯前都緣  
頑硬擅浮世著莫崢嶸倚半天有樹只知因鳥雀無雲不易駐  
神仙假饒突兀高千丈爭及平一數畝田咏灑灑堆云灑灑崔  
嵬百萬秋年一出沒幾時休未容寸土生纖草能向當堦覆巨  
舟無事便騰千尺浪與人長作一堆愁都緣不似磻溪石難使  
漁翁下釣鈞

### 武金山

王蜀飛掉張侍中武其先諱雍本合州武金塢渡子武即雍之  
第三子也身長七尺顏狀紫黑徃來豪俠無不畏之忽一日有

一楚僧沂流游蜀至渡頭出舟四顧謂同舟秀才曰此商姓山  
宅之地產東南貴人之所武方弱冠觸事通明聆其所云詐睡  
而聽其言秀才曰穴在南山之腹僧曰若點此穴子孫當為民  
何以緣只屬商家金櫃之上其穴在北山懷抱之內此則出貴  
子權兵逾力受祿八旬奈何東有汪池生女則當為娼西山  
低絕生男則一世便貧秀才曰如此則未為佳耳言訖乘舟而  
去武本家貧父亡尚在淺土欲將父骨遷葬是山其乃武金  
塢富長之地既無山價遂與兄弟偷葬于北山之中夜陰晦  
所加咫尺不辨靈柩至所葬之地自然數丈光明似有百  
千神兵同其安厝及事畢寂尔空山武但深不敢置其塚  
塚本無標記人莫能知武以知略超人鄉因荆渚效職  
歸渝南渝州地名值王太祖收蜀之初武以人應接  
及太祖得蜀累遷渝牧及節制夔州三峽之中名武每  
因統師下峽經過故林未嘗不屏去旌旗獨奠武後  
壽渝八十位極三公而卒其男果漸貧乏皆倡淫至



今渝合之間傳為異事

重彫足本鑒誠錄卷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重彫足本鑑誠錄卷六

戲判作

王蜀宗開府光嗣僥忝樞衡奈亂時政所為妖媚下筆縱橫凡  
斷國章多為戲判用三軍為兒戲將萬機為詭隨取笑四方結  
怨上下以致一身受戮後主遭誅良由君子退身閹人執政者  
也判行營將士申請裹糧云才請冬賜又絡行裝漢州咫尺要甚  
裹糧綿州物賤直到益昌又判內庭求事人云覓事撮嶺初勾  
當湏教了倘若有關遺禁君直到老又判導江縣申狀封皮上  
著狀上門府衙勅如開府不是門府典押雙眇令佐單瞽量事  
書罰勝打十五令佐盤庚典押歲取事了速歸用修辭字又判  
小朝官郭延鈞進識字女子云進來便是宮人狀內猶言女子  
應見容止可觀遂令始制文字更遣阿母教招恨不太真相似  
且圖親近官家直向內庭求事又判神奇軍背軍官健李紹妻  
阿鄧乞判改嫁淡紅衫子赤輝、不採胭脂不畫眉夫婿背軍



緣甚事女人別嫁欲何為孤兒携去君爭忍抵子歸來我不知  
若有支持且須守口中爭著兩張匙又安簡州刺史安太尉申  
院狀希酒場云係州收攬安胡安胡空有鬚髯所見不遠智解  
全愚酒場是太后教令問你還有耳孔也無又判內門捉得御  
厨雜使衙官偷肉云介：是官家物飽祭隴嗔更特出不能為  
食斬君頭領送右巡枷見骨

產麒麟

王蜀田尚父宗倪第三子太尉承肇生自雅安雅州之名小字  
猶獠兒其母崔氏初夢一人峩冠褒袖自称周公山神牽一五  
色獸逼其裙既驚且寤因有孕焉後有加持崔和尚者忽自雅  
安來于成都打病瘟疫者尋差學壁者立行指人亂言往、有  
據田是時童騃官者抱于著窓前和尚看之欣然撫其背曰怪  
來近日貧道所居之山氣色稍微其山之神孕靈于此：子麟  
之精也為王者之瑞焉官者以告其母曰往年夢中之獸今獲  
解之遂施和尚金珠以酬異說田後累遷郡守節制洋州蜀將之

中頗聞兵法乃知異夢信而有祥者焉

鬼坐衙

前蜀軍使文大劍宗院下峽行迴至瀘州經方山廟以兵士平  
善還棹夜宿茲廟了其心願焉事饌者檢慎不謹未經獻有  
廟家狗潛于砧上盜物食焉又方暫偃息于廊廡間候其事辦  
俄聞廟堂內雷震一轂又有電數條繚繞廟中似尋怪物文與  
三十餘人潛匿無地忽見一人白冠白裳升堂而坐獠鬼有趨  
走階下者役有排立者莫知其數頃刻有鬼十數等皆披虎皮  
物一着赤黃衫人至中庭鬼主責之曰豈有人間設食吾未受  
饗而物之乎遂令杖之十五曳出廟門良久鬼物殼影俱沉寂  
然如故遂令點檢祭饌果少猪腸來早于廟籬外見一赤黃狗  
卧在草內舐其醫瘡自後祭人轉加嚴敬又崔諫議藥項在瀘州  
禱無不應今于錦城之北奏置行廟時人號曰崔氏家神靈驗  
頗多不復盡錄

怪鳥應



王蜀光天元年太祖寢疾經旬文洲進白鷹茂州貢白兔群臣  
議曰聖上本命是兔鷹兔至甚相刑貢二禽非以為瑞退鷹留  
兔帝疾必痊勅命不從是歲晏駕又通正年有大禿鷲鳥颺子  
摩訶池上頽大尉曰時為小臣直于內廷遂潛吟二十八字咏  
之近臣有與頽有隙者上聞詔頽責之將行黜辱頽亦喜對上  
遂捨之至光天元年帝崩乃禿鷲之徵也詩曰昔日曾看瑞應  
圖萬般祥異不如無摩訶池上分明見子細看來是那胡又有  
楊秘書義方者執性强良所為狂簡亦西南少俊之士也曾以  
筆硯見用于宋樞密光嗣因題九頭鳥宋疑楊見吼遂奏譴沉  
黎至咸康元年後主失位宋亦遭誅乃九頭鳥之應也詩曰三  
百禽中尔最靈就中惡尔九頭名數年雲外藏凶影此夜天邊  
發差聲好惜羽毛還鬼窟莫留灾害與蒼生况當社稷延洪日  
不合鳴時莫亂鳴

旌論衡

釋道二門各宗教本雖分內外意曉筌蹄前蜀佑聖國師光業

有過人之辨為僧門一瑞也威儀揚耀有出人之才為道門  
之一俊也至于問答論難無不獲美武城中東川昌明縣元士  
李懷杲聚盜搆逆尋亦受誅普通山青州長老錄二尼道姑道  
媪親事中觀時左街使集王宗翰奏聞收勘決遮遐方僧道俱  
有乖張嘲論各興訛謗非獨取笑理在其中光業徵李懷杲嘲  
道門云雲鏢涪江水似天又聞懷杲已升仙強思齊見應摧膽  
張茂卿聞必聳肩強興張二元士三尺霜充絳節兩條朱棒  
替香烟報伊廣德先生道社稷威靈不偶然山上擒來鎮裏收  
天然模樣已成囚妄占氣色為徵兆更引文章說御樓長榜數  
張懸市內短刀一隊送江頭旋驅旋斬教隨水只此名為正道  
流楊德輝徵青州長老朝僧門曰堪笑青州學坐禪不供父母  
不耕田口中雖道無諸相心裏元來有外緣行者趨教門裏卧  
尼僧留在腳頭眠高標不使觀音救徒說三千與大千出家比  
要離生緣爭是爭名更在先說法漫稱獅子吼魅人多使野狐  
涎行婆餉送新童子居士抄條拖利錢蠶食萬民何所用轉教



海內有荒田又太祖降誕日僧門祝辟使佛牙道門進武成混  
元圖光業詔圖以嘲之德輝詔佛牙以答之議者以光業先興  
北郭之師德輝報盡東門之役光業嘲進圖云夜深燈火滿壇  
鋪拔劍揮空亂叫呼黑撒半筐兵甲豆朱書一道厭人符重臣  
餽飼剛教活聖主慈悲未忍誅佛說毗盧三界了如何更有混  
元圖德輝嘲佛牙云比來降誕為官家堪笑群胡讚佛牙手軟  
阿師持磬鉢回甜童子執幡花縱饒黎庶無知識不可公王盡  
信邪棒擁一函枯骨立如何延得壽元涯後劉隱辭咏之曰為  
僧為道兩悠悠若不能分聖主憂各鬪輪蹄朝紫殿競稱鄉監  
滿皇州相嘲相咏何時了爭利爭名早晚休閑想邊庭荷戈將  
功成猶自不封侯所以牛秘監嶠評之曰元門清淨等空門虔  
奉天尊與世尊金口說經十二部玉皇留教五千言鰲頭宮殿  
波濤濶鷺嶺香花夢想存莫向人間爭勝負須知三教本同源

神口開

韋相公昭慶出鎮西川陳太師敬壇與監護田軍容令收堅守

城垣不伏除替韋于城南荷聖寺置行府制守三年而歸時王  
太祖建為行軍司馬忽夢一青衣神人大張其口及門小將山  
章對曰青衣乃蜀之地名也亦有青衣之神其祠在乎壘內今  
城中百姓則易子而食三軍守城而哭可謂窮危之甚祠廟固  
乏蒸嘗今青衣神口開是土地于公求饗亦是啟其唇齒露彼  
腹心之兆也其城夢後十日而降果如所說又雅州有周公山  
城隅有周公廟有土偶康押衙即神之領袖也郡人祈禱無  
不遂心唐大中初有任士元與宇文錯爭田俱無公執雖經檢  
勘難定是非士元無計端明不甘理屈遂詣廟昇請康押衙親  
至田所祝曰若是宇文錯之地請神點頭若是士元之地請神  
開口冥心啟祝神口遂開宇文錯知非遂還其地士元鼓  
樂迎歸舊祠至今郡人無不敬事倘有祭奠似帶酒容乃知神  
明正直依人而行者也

布燮朝

南蠻所都之地號曰長和國呼宰相為布燮王蜀後主乾德中



南蠻選布燮段義宗判官贊衛姚岑等為使入蜀義宗不欲朝  
拜遂禿削為僧號曰大長和國左街崇聖寺賜紫沙門銀鉢既  
而屆蜀群臣議奏憎有胡法宜令禮拜義宗于是失節焉至于  
談論敷奏道理一歌一咏捷應如流有題大慈寺芍藥云浮花  
不與衆花同為感高僧護法功繁英夜鋪方丈月異香朝散講  
筵風尋真自得心源靜觀色非貧眼界空好是芳馨堪供養天  
教生在釋門中又題三學院經樓云鷲嶺雞園不可儔叨倍龍  
象喜登游玉排複道珊瑚殿金錯危欄翡翠樓尚欲歸心求四  
諦敢辭旋繞滿三周義和鞭捷金烏疾俗網無由宥駐畱又題  
當今積善競修崇七寶莊嚴作禿宮佛日明時齊舜日皇風清  
處接慈風一乘妙理應難測萬劫良緣豈易窮共恨塵芳非法  
侶掉鞭歸去夕陽中又題判官贊衛有聽歌妓洞雲歌略云嵇  
叔夜鼓琴飲酒無閒暇若使當時聞此歌拋擲廣陵渾不謝劉  
伯倫劉伯倫虛生浪死過青春一飲一石獨自醉無人為介下  
梁塵又思鄉云虜北行人絕雲南信未還庭前花不掃門外柳

誰攀生久消銀燭愁多減玉顏懸心秋夜月萬里照關山此  
製作寔為高手義宗生居蠻貊蔑有漢前蜀號大漢國章表  
頗生輕易國師常瑩辨黃光業等酬酢偈句皆失機宜  
還過鵠而卒議者以南康王韋臯于沉黎大興蠻序  
遂至夷亂華風文流異域自有唐蠻子朝覲罕有  
俗之間無不繕寫洞雲謠行者也



新彫足本鑿誠錄卷七

倣十在

有唐十在著自簡編為古人之美談顯君臣之強盛林員外屏亦著前蜀十在行自閭閻明其禍亂之胎示以君臣之醜雖為謗訕深鑿是非慮墜斯文輒編于此其文曰咸康元年蜀主臨軒龍顏不悅群臣失色固知所安時有特進檢校太傅顧正珣越班奏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聖慮懷憂臣等請罪帝曰北有後唐霸盛南有蠻蜚強良朕雖旰食宵衣納軫慮此不能興師弔伐彼不能臣子來王恐社稷不安為子孫患是以愛爾正珣奏曰只如興土木于禁中選驍雄于手下迥斧鉞出鎮藩籬飾宮殿于遐方鑿輿而遠幸為之兆為禍之原有王承休在推挫英雄吹揚佞媚全無斟酌謬處腹心斷性命于戲玩之間戮仇讎于樞機之下有功勞而皆棄非賄賂而不行有少光嗣在受光皇之付囑為大國之棟梁既不輸忠又不



能退恣一門之奢侈狂數子之驕矜徒為饕餮之人寔非社稷  
之器有王宗弼在迴徹烟霄殊非蹇諤與亂本逞章呈之妙說  
奸謀事類舌之能立致傾亡尚居左右有韓昭在常恣慘毒每  
肆貪殘焚蕪軍營要寬私第不道喧騰于衆口非違信任于愚  
懷有歐陽晃在酷毒害民加刑聚貨叨為郡守寔負天恩瘡夷  
已徧于陽安蒙蔽由憑于內密有田魯儔在為君王之元舅受  
保傳之尊官但務奢華不思輔弼第宅迥同于上苑珠珍未滿  
于貪心有徐延瓊在出為留守入掌樞機不諤以佐君但唯  
唯而狗旨有景潤澄在搜求女色悅暢宸襟常叨不次之恩每  
冒無厭之寵敷對惟誇于辨博佐時 柰于經綸素非忠賢寔  
為忝竊有嚴凝月在唱亡國之音炫趨時之俊每為巫覡以玩  
聖朝致君為桀紂之年昧主之唐虞之化有臣在陛下任臣如  
此何憂社稷不安帝聞所奏大悅龍顏于是賜顧 珣絹五百  
疋進加右金吾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仍令所司編  
入史記

### 亡國音

王後主咸康年畫作鬼神夜為狼虎潛入諸宮內驚動嬪妃老  
小奔走往：致卒或狂游玉壘書王一于倡樓或醉幸青城溺  
內家于灌口數塗脂粉頻作戎裝又內臣嚴凝月等競唱後庭  
花思越人及搜求名公艷麗絕句 為柳枝詞君臣同座悉去  
朝衣以畫連宵絃管喉舌相應酒酣則嬪御執卮后妃填詞令  
手相招醉眼相盼以至履寫交錯狼籍杯盤是時淫風大行遂  
亡其國後庭花者亡陳之曲故杜牧舍人宿秦淮有詩曰烟籠  
寒月水籠沙夜泊秦淮依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  
庭花胡曾詠史云隣國機權未可涯如何後主恣驕奢不知即  
入宮前井犹自聽歌玉樹花思越人者亡吳之曲胡曾詠史曰  
吳王時霸棄雄才貪向姑蘇醉淥醑不覺錢塘江上月一宵西  
送越兵來柳枝者亡隋之曲煬帝將幸江都開汴河種柳至今  
號曰隋堤有是曲也胡曾咏史曰萬里長江一旦開岼邊楊柳  
幾千裁錦帆未落干戈起悵惆龍舟更不迴又韓舍人咏柳詩



梁苑隋堤事已空萬條猶舞舊春風  
堪更想千年後誰見楊花入漢宮  
又賀知章羅隱咏柳輕巧風艷無以加  
焉賀君詩曰碧玉粧成一樹高萬條垂下綠絲  
不知細葉誰裁出二月春風似剪刀  
又詩曰裊裊和烟映玉樓半垂橋上半垂流  
今年漸見枝條密惱亂春風卒未休  
又李博士涉有題錦浦垂柳曰錦池江口柳垂橋  
風引蟬聲送寂寥不必如絲千萬樹只禁離恨  
兩三條

雪廢主

天成初明宗臨朝宣亡蜀舊宰臣王錯張格庾傳素許寂御史中丞牛希濟等各賜一韵試蜀主降臣唐詩限五十六字成王錯等皆諷蜀主僭號荒淫失國獨牛希濟得川字所賦詩意但述數盡不謗君親明宗覽詩曰如牛希濟才思敏捷不傷兩國迥存忠孝者罕矣當日有雍州亞事之拜至今京洛無不稱之詩曰滿城文物欲朝天不覺隣師犯塞烟唐主再懸新月蜀王還却舊山川非干將相扶持拙自是吾君數盡年古往今年

亦如此幾曾歡笑幾潛然

陪臣諫諸侯之臣曰陪臣

王蜀咸康年後主將幸天水群臣列號懇諫上意不從前秦州節度掌書記蒲禹卿獨上一表云秦王之鑿駕不迴煬帝之龍舟不反至今傳為忠臣及後主降唐至雍州受死錯等乞後主骸骨歸葬蜀山其表云生為蒲君隨例赴洛亦在長安痛後主遭誅朝廷失信于驛門大慟仍書五十六字而歸雍守捕之蒲已還蜀矣詩曰我正銜璧遠稱臣何事全家併殺身漢舍子嬰名尚在魏封劉禪事猶新非干大國渾無識都是中原未有人獨向長安儘惆悵力微何路報君親諫後主幸秦州表云臣某言頓首死罪臣聞堯有敢諫之鼓舜有誹謗之木湯有司過之士周有戒慎之鞀古者明君克全帝道欲知己罪要納讜言將引咎而責躬庶理人而修德陛下自承祧東籙正位當天愛聞悅耳之忠言每許犯顏而直諫且先皇帝許昌振迹闡苑興師歷艱辛于草昧之時受危險于虎爭之際胼胝戈甲寢寐風霜



申武力而助中原立戰功而平多壘亡軀致命事立勤王方得  
成家至于開國今日鴻基霸盛大業推崇地及雍岐界連荆楚  
信通吳越威定蠻陬郡府頗多開河甚廣人物秀麗土產繁華  
當四海輻湊之秋成萬代龍興之業陛下生當富貴坐得乾坤  
但好權娛不思機變臣欲望陛下以名教自節以禮樂自防修  
道德之規受師傅之訓知社稷之不易想稼穡之艱難惜高祖  
之基似太宗之臨御賢易色孜為心無稽之言勿聽弗  
詢之謀勿用聽五音而受諫以三鏡而昭懷少止宿于諸怨林  
亭多歷覽于前王書史別修上德用卜遠圖莫遣色荒無令酒  
惑常親政事勿恣閑游臣竊聞陛下欲出都城看于邊壘且天  
雄地遠路惡難行險棧歌雲危峰挿漢稍雨則吹摧閣道微泥  
則阻滑山程豈可鳴鸞惟堪叱馭又復秦州敵境咫尺塞色荒  
涼人雜番戎地多疫瘴別無風華異境不可選勝尋幽隴水聲  
清胡笳韻咽中只帶甲之士城上宿枕戈之人看烽火于孤  
峰朝、疑慮覩望旗于絕嶺日、隄防是多山足雲之鄉即易

動難安之境麥積崖無可瞻戀米谷峽何足聞知緞過嗟山頂  
通怨水秦穆園馬之地隗囂僭位之邦其次一人出行百司叅  
徒十群霧擁方衆星馳當路州縣凋殘所在館驛隘小止宿尚  
猶不易供須固是極難縱若宮中指揮自破屬省錢物未免因  
依擾拔觸處凌持以此細論不合輕動其類蒼龍出海雲行雨  
施豈合浪靜風恬必見傷苗損物所以鑿輿須止天步難移况  
頃年大駕只到山南猶不下關進登兵士此時直至天水未審  
制置如何當初打破梁原城池虜掠義寧戶口截腕者非一斬  
首者倍多匪惟生彼人心而亦損茲聖德今去洛京不遠復聞  
大駕重来彼則預有計謀此則便須征討况鳳州久為仇敵必  
貯奸謀切慮妄措妖詞致生釁隙又陛下與唐國方申歡好信  
幣交馳但慮聞道聖駕親行別懷疑忌其或專差使命請陛下  
境土會盟未審聖躬去與不去若去則須似秦趙爭強彼此難  
屈若不去則便同魯衛不睦戰伐茲興酌彼未萌料其先見願  
陛下思忖臣伏聞自古帝王省方問俗弔民伐罪展義觀風然



後便歸九重別安萬姓陛下累曾游歷未聞一件教條止于踐  
涉山川驅馳人馬閨苑舟船幾溺青城嬪姝將沉自取驚憂為  
何切事及還京輦並不說于軍民迫鬱衆情莫彰帝德憶昔先  
皇帝在日未省無故巡游陛下纂承以來樂意頻離宮闈此時  
依前整蹕又擬遠別宸居昔秦王之鑿駕不迴煬帝之龍舟不  
返陛下聖逾秦帝明勝隋皇且無北築之虞焉有東遊之弊陛  
下寬仁大度廣孝深慈知稼穡之艱難識古今之成敗自防得  
失不縱襟懷豈忍致却宗祧云言道斷使蒸民以何托令慈母  
于何辜若不慮于危亡寔空乖于仁孝况玉京金闕寶殿珠樓  
內苑上林瓊池瑤圃香風滿檻瑞露盈盤鈞天之樂奏九韶迴  
雪之舞呈八佾簇神仙于紫禁耀珠翠于皇宮如論萬乘之君  
便是三清之鏡人間勝境天下所無時或追游足觀竒趣何必  
傾于遠塞看彼荒山不惜聖躬有何禪益方今中原有人大事  
未了但當國生靈受弊盜賊橫行縱邊庭無烽火之虞而內地  
有腹心之患陛下千年膺運一國稱尊文德武功經天緯地孝

逾于舜仁甚于湯百行皆全萬機不撓聰明博達識度變通深  
負親模獨懷殷鑒方居大寶正是少年既承社稷之基復抱山  
河之險何不遠聽察居安慮危闢四門以求賢摠萬機而行  
事咸修一德端坐九重使恩威並行賞罰必當平分兩路徧療  
瘡夷庶表裏寬保子孫昌盛布臨人之惠化蓋救物之元功  
選鍊雄師思量大計振彼鴟張之勢壯茲虎視之威秣馬訓兵  
豐糧利器彼若稍有微釁此則直下平吞正取恃機大行王道  
自然百靈垂祐四海歸仁衆心成城天下治理今蜀都強盛諸  
國不如賢士滿朝聖人當極願百姓樂于正觀萬乘于太  
宗採藥石之言聽芻蕘之說愛惜社稷醫療軍民同武王諤  
而昌鄙桀紂唯而滅無飾非拒諫之事有面折庭諍之人固  
我朝保我王化  
居人稠疊謂言京輦繁華蓋是外  
郡凌殘住止不得所以競來臻湊貴且偷安今諸州唐最多  
百姓失業欲盡荒田不少盜賊成群伏乞陛下稍布腹心即當  
聞見蜀國從來創業多乏永謀或德不及于兩朝或祚不延于



傳香于慈恩寺塔下忽覩章先輩八所留之句命僧拂去埃塵  
二公移時吟味盡日不厭悉令除去諸家之詩惟白章公一首  
而已樂天曰不謂嚴惟出此弟子由是二公竟不為之詩流自  
慈恩寺息筆矣章詩十層突瓦在虛空四十門開面、風却怪  
鳥啼平地上自驚人語半天中迴梯暗踏如穿洞絕頂初攀似  
出籠落日鳳城佳氣合滿城春樹雨濛、

贄舊詩

李相公詰其先失其官諱初修進之日獻卷于維揚護軍宋甄  
大夫甄寡于傳識不哀王孫連上數啟都不動念李于館舍栖  
旅之甚去住無依遂吟一絕句贄之宋以微禮遺而已李後上  
第生吉甫吉甫繼歷臺省自信州刺史節判青州待士稍薄舉  
子吳武陵詣府投擲相國似無見重之意吳不存忌諱遂書相  
國先人舊謁宋大夫陳情一章密獻相國李大慙追悔俟暝召  
吳執手惆悵厚賂于吳請為寢默詩曰十處投人九處違家鄉  
萬里又空歸嚴霜昨夜侵人骨誰念尊堂未授衣

釣巨鰲

會昌四年李相公紳節鎮淮南日所為尊貴薄于布衣若非皇  
族卿相囑致無有面者張祐與崖涯同寄府下前後廉問嚮祐  
詩名悉蒙禮重獨李到鎮不得見焉祐遂修刺謁之銜題詩釣  
鰲客將俟便呈之相國遂令延入怒其狂誕欲以言下挫之及  
見祐不候從容問曰秀才既解釣鰲以何物為竿祐對曰用  
長虹為竿又問曰以何物為鈎曰以初月為鈎又問曰以何物  
為餌曰用唐朝李相公為餌相公良久思之曰子用為餌鈎亦  
不難致遂命酒對斟言笑竟日憐祐觸物善對遂為詩酒之知  
議者以祐矯諭異端相國悅其取媚故史不稱之惡其偽也



重彫足本鑒誠錄卷八

衣錦歸

段相國文昌本廣都縣人父以油柞為業云、因官而沒生而  
有致長亦多才物業蕩空文章迥振洎跨衛行卷鄉里笑之歷  
三十年衣錦還蜀、人有詩贈曰昔日騎驢學忍飢今朝忽者  
錦衣歸等閑畫虎驅紅旆可謂登龍入紫微富貴不由紅祖解  
文章生得羽毛飛廣都再去應惆悵猶有江邊舊釣磯又羅使  
君向本廬州人不事產而慕大名以至困窮竟無退倦常投  
福泉寺僧房寄足每只隨僧一食學業而已歷二十年間持節  
歸郡洎入境專游福泉寺駐旌戟信宿書其壁曰二十年前此  
布衣鹿鳴西上虎符歸得時賓從過前事到處松杉長舊園野  
老共遮官路拜沙鷗遙避隼旗飛春風一宿琉璃殿惟有泉聲  
愜素機

非告勒





陳太師敬瑄任西川日有愛姬徐氏甚有美色即徐令長女也  
失名其父自郾城宰欲求彭牧以紅綃數寸書二十八字遣妻  
私示其女議者以徐習進而乖父子之道其詩曰深宮富貴事  
風流莫忘生身老骨頭圓共太師歡笑慶為吾方便覓彭州又  
合州石鏡宰馬產珪者本遂州長江縣富庶之子也晚親文筆  
未識風騷謬學滑稽語多譏誚因娉女自為內相醉酬新郎催  
妝之詩：意風艷之甚聞者笑之詩曰莫飛篇翰苦相煎欸  
容人貼翠鈿不是到來梳洗晚却憂玉体未禁憐唐末盧拾遺  
議與鄭中舍延休作贅三年不歸陝下其兄誥以詩讓之詩意  
甚怪昆仲之礼盧議呈其太山中舍并女遣之誥詩曰三年作  
贅在京城著箇緋衫倚執行夜、貪憐紅粉女朝、渾忘白頭  
兄親情別後飢寒死僕使歸來氣宇生世上可能容此事算來  
天道不分明

改橋名

雍使君陶典陽安日簡州地名送客至橋離情未已揖讓既久

欲更前車客曰此處呼為情盡橋向來送迎至此禮畢陶下馬  
命筆題其橋楹改為折柳自茲送別咸吟是詩簡郡風情不草  
義路矣詩曰從來只有情難盡何事名為情盡橋自此改名為  
折柳從他離恨一條、

作者同

劉禹錫尚書有望洞庭之句雍使君陶有詠君山之詩其如作  
者之才往、暗合劉望洞庭詩曰湖光秋月兩相和潭面無風  
鏡未磨遙望洞庭山翠水白銀盤裏一青螺雍咏君山詩曰烟  
波不動影沉、碧色全無翠色深疑是山仙梳洗處一螺青黛  
鏡中心李山甫咏貧女天下称奇秦韜玉繼之意轉殊絕李詩  
曰平生不識綉衣裳閑把金簪益自傷鏡裏只行諳素貌人間  
多是信紅妝當老未嫁、還憂老終日求媒即道狂兩意定知無  
處說暗垂珠泪滴蠶筐秦詩曰蓬門未識綺羅香擬託良媒益  
自傷誰愛風流高格調共憐時世驗梳粧敢將十指誇纖巧不  
把隻眉闌畫長最恨年、壓針線為、他人作嫁衣裳李又有石



頭故事韋莊有咏南國英雄較量其才意同 李詩曰南朝

天子愛風流盡守江山不到頭總是戰爭收拾得却因歌舞破

除休堯將道德終無敵秦把金湯可自由 華何處有雨

苔烟草石城秋韋莊詩曰南朝三十六英雄 興亡在此中

有國有家皆是夢為龍為虎亦成空殘花 宅悲江令落日青

山弔謝公止竟霸圖何物在石鱗埋沒卧秋風王右丞維有題

雲母障子胡令能有題綉障子雖異代殊名而才調相繼右丞

詩曰君家雲母障持向野庭開自有山泉入非關彩画來胡生

詩曰日暮堂前花藥嬌爭拈小筆上床描綉成按向春園裏引

得黃鸞下柳條又許渾有過台州李郎中舊居盧延讓有哭李

郢端公終越州從事至今吟者無不愴然許詩政成身沒共興

哀鄉路兵戈旅櫬迴城上暮雲凝鼓角海邊春草閉池臺經年

未葬佳人散昨日曰齋故吏來南北相逢皆掩泣白蘋洲暖一

花開盧詩車門半掩槐花宅每過猶聞哭臨聲北固暴亡兼在

路東京權作未歸塋漸窮老僕慵看馬著慘佳人暗理笙詩侶

酒徒銷散盡一場春夢越州城又李相紳有傷農之什鄭徵君

雲叟繼之名公不敢優劣李詩曰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豈

知盤中食粒粒皆辛苦鄭詩曰一粒紅稻飯幾滴牛領血珊瑚

樹下人街杯吐不歌 賈忤旨

漢賈誼昔在長沙為鵬鳥賦史書稱之為屈矣賈島字浪 忤旨

授長江主簿卑則至卑名流海內矣島初赴名場日常輕于先

輩以八百舉子所業悉不如己自是往 獨語傍若無人或鬧

市高吟或長衢嘯傲忽一日于馮上吟得烏宿池邊樹僧 月

下門初欲著推字或欲著敲字練之未定遂于驢上作推字手

勢又作敲字手勢不覺行半坊觀者訝之島似不見時韓吏部

愈權京尹氣意清嚴威振紫陌經第三對呵唱島但手勢未已

俄為官者推下馱攤至尹前島方覺悟顧問欲責之島具對偶

得一聯吟安一字未定神游詩府致衝大官非敢取尤希垂至

覽韓立馬思之良久謂島曰作敲字佳矣遂與島並與語笑同



入府署共論詩道數日不厭因與島布衣交故愈有贈二十  
八字島因此名出寰海詩曰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風雲頓覺  
開天恐文章聲斷絕再生賈島向人間賈又吟病蟬之句以刺  
公卿公卿惡之與禮闈議之奏島與平曾等風狂撓擾貢院是  
時遂出關外號為十惡議者以浪仙自認病蟬是無搏風之分  
詩曰病蟬飛不得向我掌中行折翼猶能薄酸吟尚極清露華  
疑在腹塵點候侵晴黃雀并烏鳥俱懷害爾情島後為僧改名  
無本入京投蜀僧悟達國師知玄院中或去法乾寺返初了潛  
于鐘樓安日下與師覺輝無可上人姚殿中合衷私倡和慮卿  
相所聞專俟宣宗微行欲見帝希特恩非時及第及宣宗微行  
值元不在上聆鐘樓上有秀才吟咏之聲遂登樓于島案上取  
吟次詩欲看島不識帝攘臂睨帝遽于帝手之曰即君何會  
耶帝慙報下樓玄公尋亦歸院島撫膺追悔欲投鐘樓帝惜其  
才急詔釋罪請島曰方知卿薄命矣遂御札墨制除島為遂州  
長江主簿帝意令島繼長沙故字勅曰比者禮部奏卿風狂遂

且令關外將息今既却携卷軸潛至京城遇朕微行聞卿高咏  
觀其至業可謂屈人是用顯我特恩賜爾墨制宜從短簿別俟  
殊科可守劍南道遂州長江縣主簿乘便賣勅馳驛赴官所管  
藩候聞奏大中八年九月七日制下島曰授此官永離貢  
籍初之任屆東川府主馮八座三十里出倚儀以迎之既至館  
舍見待甚厚大具肴饌宴設故島獻感恩詩曰匏草終奏非獨  
樂軍城未曉啟重門何時却入三台貴此日空知八座尊羅綺  
舞間收雨點獵貅門外卷雲根逐遷屬吏隨賓列撥棹扁舟不  
忘恩後有一少年除長江簿猶豫不赴張蠟先輩為詩刺之曰  
少年為理但公清鴻漸行中是去程莫恨長江為短簿可能勝  
得賈先生島自長江遷普州司蒼方于自鏡湖寄詩曰亂山童  
復疊何路訪先生豈料多才者空垂不第名閒曹猶得醉薄俸  
尔勝耕莫問吟詩苦年芳草平島至老無子曰啖牛肉得疾  
終于傳署後崔錡評事倅岳陽日為詩悼之岳陽普州地名今  
目創墓在岳陽山上山下有岳陽池詩曰倚恃才難繼昂藏貌



不恭騎馭衝大尹奪卷悞宣宗馳譽起先輩居官下我儂司蒼  
舊曹署一見一心疼又舉子李允恭有詩曰一一元微縹緲成  
盡吟方更爽神清宣宗謫去為閑事韓愈知來已振名海庶也  
應搜得靜月輪常被玩教頌如何未隔四十載不遇論量向北  
空

屈名儒

唐末宰臣張文蔚中書舍人封舜卿等奏前有名儒屈者十有  
五人請賜孤魂及第方干秀才其數矣每見人設三拜而已  
謂禮數有三識者呼為方三拜六曰方十四即干脣缺連應十  
餘舉有司議于才則才矣不可與缺脣人利名四夷所聞為中  
原鮮士矣干知所論遂歸鏡湖後十數年遇醫補得年已老矣  
遂不出鏡湖時人號曰補脣先生弟子李頻等皆中殊科于  
可謂屈人矣故有鏡湖西島閑居詩曰寒山壓鏡心此處是家  
林梁燕欺春醉岩猿學夜吟雲平地起月向白波沉猶自聞  
鐘角栖身可在深又詩世人如不容吾自縱天慵落葉憑風掃

秩 在水

花朝連郭霧雪夜隔湖鐘身在能無事頭宜白此

峯又感懷云至業不

至今猶苦吟成五字句使破一生

心世路屈聲滿雲溪寃氣深前賢多晚達莫怕鬢霜侵李頻上  
第後于寄詩曰弟子已攀桂先生猶卧雲此恨之深矣干為詩  
鍊句字、無失如寄友人云鶴盤遠勢投孤嶼蟬曳殘聲過別  
枝齊梁來未有此句詠擊甌則體絕物理詩人罷唱曰白器獻  
來曲調成腕頭勻細自輕清隨風搖曳有餘韻 水淺深多汎  
聲春漏丁當相次發寒蟬計食一時鳴後今已得佳聲出眾樂  
無由更得名干與杭州于郎中為硯席之知因求舉糧遠游郡  
所杭牧疑干為詩無卒才因夜醺與飛字韵請賦一章干半酣  
書成合筵驚駭干贈二百 充潤五十字干可謂獎士矣詩曰  
世間星郎夜燕時丁丁寒漏滴聲微琵琶絃促千般調鸚鵡杯  
深四散飛徧請玉容歌白雪高燒紅蠟照朱衣人間有此榮華  
事爭遣漁翁戀釣磯又李先輩宣古於濃陽陪杜棕司空宅晏  
席上賦得桃字曰紅燈初上月輪高照見堂前萬朵桃鬻菓調



清銀字管琵琶聲亮紫檀槽能歌姹女顏如玉解飲蕭郎眼似  
刀爭禁夜深拋耍令舞來按去伙人勞又杜工部鎮荆渚日夜  
宴出歌妓送酒李群玉校書于燭下飛筆獻杜詩曰裙拖六幅  
瀟湘水鬢聳巫山一片雲態貌只應天上有歌教豈合世間聞  
宵前瑞雪燈斜照眼底桃花酒半醺不是相如憐賦客肯教容  
易見文君又盧延讓冬夜宴柳駙馬宅得更字詩曰蘭堂夜  
宴在秦城座下荷衣倍覺榮金鼎烹炮過百味銅壺刻漏轉三  
更紅粧妓出催添燭白雪歌遲待煖笙猶自何郎歡不足桂華  
未識玉峯傾昔章先輩孝標于李使君筵贈歌人劉小得娘  
字當時名公無不賞俊詩曰諸侯帳下慣新粧皆怯劉家薄媚  
娘寶髻巧梳金翡翠羅裙宜着綉鴛鴦輕舞汗初沾袖細歌  
聲欲繞梁何事不歸巫峽去故來人世斷人腸已上五公之詩  
雖綺靡香艷而含蓄情思皆不及施肩吾夜宴曲云蘭缸如畫  
買不眠玉爐夜起沉香烟青娥一行十二仙欲笑不笑桃花然  
碧牕弄嬌梳洗眠戶外不知銀漢轉被郎嗔罰塗蘇盞酒入四

肢紅玉軟

錢塘秀

羅秀才隱傲睨于人體物風刺初赴舉之日于鍾陵筵上與娼  
雲英同席一紀後下第又經鍾陵復與雲英相見英撫掌曰羅  
秀才猶未脫白矣隱雖內恥尋亦朝之鍾陵醉別十餘春重見  
雲英掌上身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隱嘗獻卷于  
鄭相公吹鄭女妙于篇什每讀隱詩至張華謾出如丹語不及  
劉侯一紙書未嘗不于父前三復似慕其才相國一日回隱到  
宅遂留從容命女下簾窺之女見隱為人迂差永不復吟隱詩  
矣隱又與顧雲先輩謁淮南高相公駢頤為人風雅時渤海公  
辟留隱遂辭歸錢唐高與賓幕小酌贖隱于海風亭是時盛暑  
有青蠅入座渤海公命扇驅之顧諺隱曰青蠅被扇平離座  
隱立酬之曰白澤遭釘去在門議者以才調相譏兩俱全美  
隱度高公欲繼淮王求仙所為妖亂潛題后土廟刺之連夕挂  
帆而邁巫者告公悔且怒急棹追道已出境矣詩曰四海干



戈尚未寧又于沙水見儀形九天元女猶無聖后土夫人豈有  
靈一帶野雲侵鬢綠兩條宮柳入眉青帝郎年少知何事端坐  
惟看太白經高後失政因呂用之等幻惑為畢師鐸所害隱自  
錢塘著妖亂誌以非之故有題延和閣云延和高閣勢凌雲輕  
語猶疑太乙聞燒盡降香無一事開門迎得畢將軍昔僖宗在  
蜀時隱吟詩數首以刺諸侯及鑾輅還京為朝貴所嫉竟不成  
名後錢尚父鏐為詩酒之侶繼遇中原喪亂無復所聞駕在蜀  
詩曰白丁攘臂犯長安翠輦倉皇路屈盤丹鳳有情雲外遠玉  
龍無跡渡頭寒靜思貴族謀身易危惜文皇創業難不將不侯  
何處是釣魚船上淚闌干又寄咏漫天嶺云南去休誇蜀道難  
此中危峻已多端到頭不會蒼；意爭得楚沱西度漫駕還京  
詩曰馬嵬楊柳尚依；又見鑾輿幸蜀歸泉下阿蠻應有語這  
迴更休說楊妃隱以諷刺頗深連年不第舉子劉贊贈之詩曰  
人皆言子屈我獨謂君非明主既難謁青山何不歸年虛侵雪  
鬢塵枉污麻衣自古逃名者至今名豈微隱覩之曰起式微之

思遂有歸五湖詩曰江東日暖花又開江東行客思悠哉高陽  
酒徒半彫落終南山色空崔嵬聖代也知無棄物侯門未必用  
非才一舫明月一竿竹家住五湖歸去來

走山魃

施肩吾為詩奇麗冠于當時著 韵山居才情富 瞻如荷  
翻紫蓋搖波面蒲瑩青刀揮水涓又烟粘薜荔龍鬚軟雨壓芭  
蕉鳳翅垂又贈邊將詩曰輕生奉國不為難戰苦身多舊箭瘢  
玉匣鏢龍鱗甲冷金鈴襯鷲羽毛寒皂貂擁出花當背白馬騎  
來月在鞍猶恐犬戎臨虜塞柳營時把陣圖看又上禮部侍郎  
陳情云九重城裏無親識八百人中獨姓施弱羽飛時攢箭險  
蹇驢行處薄冰危晴天欲照盆難反貧女如花鏡不知却向從  
來受恩地再求青律變寒枝又贈友下第閑居云花眼綻紅斟  
酒看藥心抽綠帶烟鋤如是之類皆輕巧之極及第後游南楚  
多山魃為患俗號聖者時亦來館穀攬撥施君；當風一詠于  
是屏跡詩曰山魃本是伍家奴何事今為聖者呼小鬼不須乖



去就國家才子號肩吾

重彫足本鑒誠錄卷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重彫足本鑒誠錄卷九

夢太白

懿宗時有處士張孜本京兆人耽酒如狂好詩成癖然于吟咏  
終昧風騷爾來二十餘年不成卷軸與李山甫友善常為山甫  
鄙之張乃圖寫李白真儀日夕虔禱忽夢一人自天降下颯曳  
長裾是夕星月晃然當庭而坐與孜對酌論及歌詩孜問姓名  
自云李白孜因備得其要白亦超然上昇孜後所吐篇章當時  
詩者稍善之有遇雪云長安大雪天鳥雀難相覓其中豪貴  
家搗糝泥四壁別處生紅爐周迴下羅幕暖手調金絲蘸甲斟  
瓊液醉唱玉塵飛困融香汗滴豈知飢寒人脚手生皴劈又庚  
子年遇故云時清無大赦何以安天下直到赤眉來始尋黃紙  
寫草蠲賦輿忙點兵馬天子自蒙塵何曾濟孤寡又駕在  
蜀日攷著雜言數篇傷時頗切其一首兩聯云只愛輕與肥不  
憂貧與賤著牙賣朱紫斷錢賒舉選及駕還京之後相府遣人



捕之乃易姓越淮而去故李山甫 代孜歌 其 夢曰天使  
翰林生我前相去沒來二百年英神絕氣歸元天日月星辰空  
感然我識翰林文不識翰林面上天知我憶其人使向人間夢  
中見瑞光閃爍天開開五雲著地長裾來華山秀作英雄骨黃  
河瀉作縱橫才魏我宛似神仙客一段風雷扶氣魄低頭語了  
却擡頭指點曾前稱李白夢中一面何殷勤高吟大語喧青雲  
白言天府偶閒暇與我握手論高文一論耳目清再論心骨驚  
豁如混沌初鑿破天地海嶽何分明利若劍戟堅健如虬龍爭  
神機聖法說畧盡造化與我新精靈不問塵埃人不語塵埃事  
罇前半日空歸雲掃筵起自言天上作先生許向人間為弟子  
夢破青霄春烟霞無去塵若誇郭璞五色筆江淹却是尋常人

削古風

梁朝杜舍人 旬鶴為詩愁苦悉干教化每于吟諷得其至理如  
贈僧云安禪不必須山川滅得心頭火自涼又利門名路兩何  
憑百歲風前短焰燈只恐為僧心不了為僧心了搃輸僧南宗

觀之傳為心印杜在梁朝獻朱太祖時世行十首欲令太祖省  
徭薄賦是時方當征伐不治上意遂不見遇旅寄寺中敬相公  
翔謂杜曰希先輩稍 古風即可進身不然虛老矣杜遂課頌  
德詩三十章以悅太祖議者以杜雖有玉堂之拜頓移教化之  
詞壯志清明中道而廢時世行聊紀二首頌德不復錄之夫因兵  
死守蓬茅麻紵裙衫鬢髮焦桑柘廢來猶納稅田園荒盡尚徵  
苗時挑野菜和根煮斫生柴帶葉燒任是深山更深處也應  
無計避征徭八十老翁住破村 中牢落不堪論因供寨木無  
桑柘為點鄉兵絕子孫還似平寧徵賦稅未曾州縣畧安存至  
今雞犬皆星散日落西山哭倚門

分命錄

咸寧中王建侍御吟詩寒砒竟不顯榮乾符末李洞秀才出意  
窮愁不登名第是知詩者陶又性情定乎窮通故韋莊補闕有  
長安感懷云大道不將爐冶去有心重築太平基此則包括生  
成果為台輔長興末何僕射瓚有蜀城書事云到頭須卜林泉



隱自愧無能繼卧龍詩後十句得疾而卒今錄四公全什用明  
將來王建寄賈島詩曰盡日吟詩坐忍飢萬人中覓似君稀  
僮眠冷榻朝猶卧驢放秋田夜不歸傍暖旋收紅落葉覺寒重  
著舊生衣曲江池畔時時到為愛鷓鴣雨裏飛李洞上崇賢曹  
郎中云閑坊宅枕穿宮水聽水分衾蓋蜀僧藥杵聲中搗殘夢  
茶鐺影裏煮孤燈刑曹樹蔭千年井華岳樓開萬里冰詩句變  
風道新詩勝舊詩十畝野塘留客釣一軒春雨對僧碁花間  
醉任黃鸝語亭上吟從白鷺窺大道不將爐冶去有心重築  
太平基何僕射書事云果決生涯向洛中西投知己悞恩容  
雲遮劍閣三千里水隔瞿塘十二峯悶步文翁坊裏月閑尋  
杜甫宅前松到頭須卜林泉隱自愧無能繼卧龍

卓絕篇

陳羽秀才題破吳王夫差廟汪遵先輩詠 萬里長城程賀員  
外因用君山得名時人呼為程君山劉象郎中因咏仙掌得名

時人呼為劉仙掌已上名公稱為卓絕千百集中無以加此陳  
題夫差廟云姑蘓臺上千年木刻作夫差廟裏神幡蓋寂寥塵  
土滿不知簫鼓樂何人汪詠史詩曰秦築長城比鐵牢蕃戎不  
敢過臨洮雖然萬里連雲際不及堯家三尺高程咏君山曰曾  
游方外見麻姑說道君山此本無云是崑崙山頂石海風飄落  
洞庭湖劉咏仙掌曰萬古亭：停碧霄不成奇尅不成招何如  
掬取蓮池水洒向人間救旱苗

改名達

梁震先輩蜀川人也 名霸億宗在蜀日方修舉業時劉象先輩  
隨駕在蜀震以所業贄于劉：略吟咏震詩曰據郎君少年才  
思清秀倘隨 賦成器非遥若不改名無因顯達何以緣雷字  
雨下從謁雨下謁人因甚得見此後請改為震：雨下從辰：  
龍也龍遇水雨變化燒尾之事不亦宜乎震後果得上第名聞  
諸侯高令公季昌召赴荆南以筆硯籌画見托終身不就賓席  
慮因玷汚前名至今南楚之間獨步而已



鑿冤辱

梁朝彭城王劉中令知後制置同州日因築營塙掘得一物重八十餘斤狀若油囊召賓幕諸將問之或曰地囊或曰飛廉或曰金神七殺獨叅謀劉失名曰此冤辱也古者囹圄之地即有此焉昔王充據守洛陽修河南府獄亦獲此物而某遠祖記之乃冤枉囚人死魄入地聚為此物凝結不消縱鼓鑄不燃浸沃不濕刃之不入擊之轉堅千百年而不腐爛但于清夜致之酒食許以申冤當有黑氣衝天不異豐城之劍氣也此非瑞兆寔為竄逐之徵公一一試之皆如其說遂復深瘞尋易營基後有拔城背主奔秦之兆亦由見怪之驗也

重彫足本鑿誠錄卷九



重彫足本鑒誠錄卷十

婦生刺

婦慶納者侍郎融之曾孫也多游秦隴宮足是非在事者無不以金帛酒食相弥縫畏其咏也或見人衣鮮華即念詩曰昂藏騎馬出朱門服色鮮華不可論盡是殺人方始得一絲上有冤魂黃巢犯京後守亮守信等悉為楊軍容復恭義兒勢奪諸侯一時之盛也婦有不平之色咏虺漢以刺之曰草頭灰面惡形儀盡是軍容表裏况昔日水牛攀角上而今細馬劈腰騎錢多內藏猶嫌少位等三公尚厭卑更有一般堪笑處鍍金牙齒咬銀匙又詠奸漢云輕唇利舌傍吾門送諂承顏日新愛與大官添弟子能將小藥獻夫人稱頭不放分毫過對酒常如刮骨貧更有一般奸太懸聚錢惟趁買金銀又代村婦咏邊將曰紫袍金帶不須誇動便經年鎮海涯爭似我家田舍婿朝驅牛去暮還家又有石校書致若本東川人文章四六與王超齊名



天復初應舉值大駕東遷蜀路不通千戈繼起遂寄客天水荏苒一紀有餘後知父亡方乃舉慟廣于寺院追荐懺罪而已婦與石遽因小隙茶毒咏之石氏聲名因茲減價詩曰十二年來匡父喪三千之罪遣誰當如今追荐應無益已被牛頭煮幾場

### 高僧論

伏牛上人一鉢和尚皆悟達之士也一居岩岫永離囂塵著述三傷指諭一鉢廣開法妙大扇迷徒聾聵聞之往解悟王蜀乾德初有小軍使陳失名妻高氏即高駢相諸院之孫先于法門寺受持不殺戒二十餘年後屆蜀因與男娶婦親族勸屠宰高從之旬日之中得疾頗異不人事口但荒言既而三宿還魂脩述幽適之事初遇黑衣使者追入岐府城隍廟神我冠大袖與一金甲武士對坐使者領高見神武士言語紛紜訐高破戒仍扼腕罵高曰吾護戒鬼將也為汝二十餘年食不受美寢不遑安豈期一起殺心頓墮戒行命雖未盡罪亦頗深須送冥司懲其僭犯城隍神迴問高曰汝更修何善贖此過尤高平生常

念上生經至此蔑然遺忘只記得三傷頌一鉢歌合掌向神勵毅而念神與武士聳尔立聽顏色漸怡誦終悉皆涕淚謂高曰且婦人世宜復善心高氏拜辭未終颯然起坐乃知大善知識所著句義與佛齊功今錄其全篇仍亦書其靈驗採之真識非取迦談伏牛上人三傷頌其一曰傷嗟壘巢燕雖巧無深見修營一个窠徃復幾千轉隼飛碧水頭對語虹梁畔身緣覓食疲口為銜泥爛區九夏初方產巢中卵停騰怕飢渴撫養知寒煖憐惜過于人銜蟲餒皆徧父為理毛衣母來將食弦一旦翅翼成分飛不相管世有少智人懇力愛家眷男女未成長顏色亦哀變燕子燕子聽吾語隨時且過休辛苦縱使窠中千个兒秋風才動終須去世人不要貪此言是藥思量取饒你平生男女多誰能伴尔歸泉路其二曰傷嗟鵝刀鳥夜蹄天曉墜葉柳攀枝垂頭血沾草身隨露葉低影逐風枝裊一種情相生尔獨何枯槁驅飲啄稀役飛騰少不是官所嗟都緣業所造亦似世間人貧生不覺老喫著能幾多強自縈煩惱吐哉



無眼人織絡何時了。只為一六迷遂成。十二到鷄刀。鷄刀林裏  
叫山僧。山僧床上笑。有人會意解推尋。不假三祇便成道。其三  
曰傷嗟造蜜蜂忙。採花葉接蕊入花叢。分頭傍烟水。抱蕊啜  
香滋。尋花戀春餌。驅馳如所縈。盤旋若遭魅。躑躅過絲羅。飄零  
餵蝼蟻。才能翅翼成。方始窠巢備。惡人把火燒。哀鳴樹中死。蜜  
是他人將。美是他人羨。虛忙百草頭。于身有何利。世有少知人  
與此。恰相似。只緣貪愛牽。幾度虛沉墜。百歲處。浮生十年作童  
穉。一半悲與愁。一半病與悴。除折筭。將來能得幾。多更將有  
漏身自翳。無生理。永不見。如來都緣開眼睡。蜜蜂蜜蜂休沒。  
空哉。終是他人喫。世人世人。不要貪留富。他人有何益。一鉢和  
尚歌曰。阿刺。鬧聒。總是悠。造末捷。如飢喫鹽。加得渴。枉  
却一生頭。憂。究竟不能知。本末拋却死尸何處脫。閑事到頭  
須結撮。火落身上。當頭撥。莫待臨時叫菩薩。大丈夫貌。須豁。  
莫學痴人受摩。將也繫。裹也撮。撥也學。柔和也粗。糲亦解。剃頭  
亦披。褐也學。凡夫作生活。直言向君。未達更作長歌。一鉢

多中少。中多莫笑野人。一鉢歌緣持此鉢。度婆婆。青天寥。  
月初上。此時境空。舍萬象。幾處浮生。自是非一源。清淨無來往。  
莫謾將心學。水泡百毛流。火無事。交不如靜坐。真如地。頭上從  
他雀。作巢萬代金輪聖。王子只這真。如靈覺。是菩提。樹下度眾  
生。度盡眾生不生。死真大丈夫。無形無相。大毗盧。塵勞滅盡。真  
如在一顆圓明。無價珠。眼不見耳不聞。無見無聞。不聞從來  
一鉢無言說。今日千言強為分。強為分。須諦聽。人人。揔有真如  
性。恰似黃金在鑪中。練去金。鉢淨真是妄。是真為求真。妄  
更無人將心。不用心。煩惱。衣食隨時養。色身好也著。惡也著。一  
切不貪。無染著。亦無惡。亦無好。一際坦然。平等道。粗也。冷細也。  
冷莫學。凡夫相。上看亦無粗。亦無細。上方香積。無根蒂。坐亦行  
行亦坐。生死樹。是菩提。果亦無生。亦無死。三世如來。揔如此。離  
即著。即離。寔想門中。無寔義。不可離。不可著。何處更求治病  
藥。語時默。時語。默。尋蹤。無定所。亦無語。亦無默。莫喚東西  
作。南北。嗔時喜。時嗔。我自降魔。轉法輪。亦無嗔。亦無喜。水不



離波、是水檻時舍、時慳不離內外與中間亦無慳亦無捨  
寂、察、無可把苦時樂、時苦只管修行斷門戶亦無苦亦  
無樂本來性無纏縛垢即淨、即垢兩邊惡境無前后亦無  
垢亦無淨大千同一真如性藥是病、是藥到頭兩事渾捨却  
亦無藥亦無病正是真如靈覺性魔是佛、是魔如影隨形水  
上波亦無魔亦無佛三教比來無一物凡即聖、即凡色裏膠  
情水亦無凡亦無聖万行掃除無一行真中假、中真自  
是凡夫起惡塵亦無真亦無假若不呼時誰應者本無性本無  
名只摩騰、信脚行有時市并屠肆一葉蓮花火上生也曾  
策杖游京洛身似浮雲無住著究竟從來是寄居他方處、無  
纏縛若覓戒三毒藥病何時瘥若覓禪我自縱橫大可憐不是  
狂不是顛在世間中出世間時人不會此中意打着南邊與北  
邊若覓法雞足山頭問迦葉見說傳衣在彼中無心不用求某  
甲若覓修八萬浮圖何處求只知黃葉止啼哭不覺黑雲遮日  
頭莫怪狂言無次第篩羅漸入粗中細只這粗中細也無即是圓

明真寔諦亦無真但有名聞即是塵若向塵中解真寔便是當  
來出世人無造作獨行獨坐空索、無槃本來生死不相干  
直須省莫謾將身入空井無去來也無明鏡掛高臺儂家見解  
只如此不用將心築劫灰

魚還肉

天復初任可芝任戎州刺史日有漁人趙阿奴善釣大魚常于  
馬湖江垂巨索大鈎號曰掣拔中鈎者皆百斤不啻嘗謂人曰  
願釣千斤之魚豁男子平生之志即改業矣人或語曰此非江左焉  
有此魚對曰非我所欲負命者上釣其年秋忽獲一鮓子魚果  
重千斤背上自然有字其文金色觀者感傷趙阿奴因此從軍  
遂改釣業其大魚背上字云三曾到楊州五轉歸馬湖身上千  
斤內今還趙阿奴

求真婚

傳言鬼神所憑有時而信故黃能入夢不為無人豕人立啼顯  
彰有鬼蜀有曹孝廉第十九名晦因游彭州道江縣淮口謁李水



相公廟親土塑三女儼然而艷遂指第三者祝曰願與小娘子  
為冥昏某終身不媾凡庶矣遂呵卦子擲之相交而立良久巫  
者度語曰相公請曹郎留著体衣一事以為言定曹遂解汗衫  
留于女座巫者復取女紅披衫與之曰望曹郎保惜此衣後二  
紀當就姻好曹深信竟不婚姻緹遇國色視如糞土果自天祐  
甲子終于癸未二十年間曹稍覺氣微又疑與神盟約數乃自  
沐浴儼然衣冠俟神之迎也是日至暝車馬甚盛駢塞曹門同  
街居人競來觀矚至二更隣人見曹升車而去莫知其由及曉  
視之曹已奄然矣議者以華岳靈姻咸疑謬說苧蘿所遇亦恐  
妖稱今曹公冥昏目驗其異嗚呼自投鬼趣不亦早乎

見世報

天祐中秦州劉自然主押義軍案因連帥李中令繼崇點鄉丁  
而西捍蜀師有成紀縣百姓黃知感詣劉求免自然許之自然  
之妻謂夫曰黃知感之妻美髮倘得為妾之鬘即與免之知感  
得劉指縱與妻平議黃妻可謂賢也語其夫曰妾今幸以弱質

得附于君髮有再生人世永別矣君若南征不反妾有美髮何  
為言訖攬髮剪之知感亦懷痛切既迫于差點遂獻于劉、貪  
殘獨為不足春獲具免秋復差行軍湏急難莫敢申雪于是沒  
于金沙之陣劉亦是歲云亡黃妻但有靈祠陳狀呪咀後黃家  
北衛忽生一駒及堪乘騎方覺左脇下有劉自然之字多般辨  
驗字益分明邑人傳之遂達廉問蜀平之後王元戎召其妻  
子識認劉長子曰父平生惟好酒肉但能飲酒食肉是某父也  
馱遂飲酒數升啖肉數尚仍以頭揩詎其子淚下如繩劉子請  
備百千贖之黃妻竟為不可出入鞭打以報夫仇劉子恥于姻  
親鬱咽而卒後累經喪亂無復聞焉故王梵志詩曰欺枉得錢君  
莫羨究竟還是輸他便不信但看槽上驢只是改頭不識面又  
寶雞縣市令樊旭初喫犬肉臨老尾生每因校料之時取筴縣  
曹人吏其妻因夫醉以刀斫之忽作狗號數聲奄然而卒又金  
州義軍全景暉能禁毒虺煎好食之其妻忽產大蛇九頭一尾  
又有室女忽生一子身有蛇鱗因此鄉親悉捨禁忌



攻雜咏

陳裕秀才下第游蜀誓棄舉業惟事脣喙覩物便嘲其中數篇亦堪採擇雖無教化于當代誠可取笑于一時咏渾家樂云晨起梳頭午不休一窠精魅鬧啾啾阿家解舞清平樂新婦能拋白木毬著綠桃牌吹麝栗賜緋盟器和梁州天晴任爾渾家樂兩下還須滿舍愁又北郡南州慶過平生家計一驢馱囊中錢物衣裝少袋裏胭脂粉多滿子面甜糖脆餅蕭娘身瘦鬼常娥怪來喚作渾家樂骨子猫兒盡唱歌過舊居云昔日顏回宅今為裹飯家不聞吟秀句只見餽油麻鼓汁鍋中沸柏糕案上葩朝惟起早檐從自排衙有一秀才忽贖酒家青衣為活裕嘲之曰秀才何事太匆琴瑟無媒便自遁新婦旋裙才離体外姑托布尚當胸菜團介皆餽項粳米頭畫剪髮一自土和逃走後至今失却親家翁又詠大慈寺坐頭鮮于閣黎云酒肉終朝沒闕時高堂大舍養肥屍行娑滿院多為婦童子成行半是兒面折擬無窮措大笑迎茶粉阿尼師一朝若也無常

至劍樹刀山不放伊又大慈寺東北有池號曰放生池蜀人競以三元日多將鵝鴨放在池中裕因謁主池僧不遇當門書一絕句自此放生消息矣鵝鴨同群世所知蜀人競送放生池比來養狗圖雞在不那閣黎是野狸裕後咏深沙一絕因暴疾而終亦由神折天年抑又神其靈也詩曰瞋眉努目強乾嗔便作閻浮有力神禍福豈由泥担漢燒香供養弄蛇人

蜀才婦

吳越饒貢妓燕趙多美妹宋產歌姬蜀出才婦薛濤者容

才調尤佳言謔之間立有酬對大凡營妓比無校書之稱自韋南康鎮成都日欲奏之而罷至今呼之故進士胡曾有贈濤詩云萬里橋邊女校書琵琶花下閉門居掃眉才子知多少管領春風總不如濤每承連帥寵念或相唱和出入車詩達四方

應銜命使車每屆蜀求見濤者甚衆而濤性亦狂逸

遺金帛往以上納章公既知且怒于是不許從宮濤情意感人遂復寵召當時見重如此本離主出入朱



知人性足人憐近緣咬着親客不得紅系毯上眠魚離池中  
四五秋常將朱尾玩銀鈎近緣戲觸紅蓮折不得隨波自在游  
鸚鵡離籠曰慣向侯門養此身飛來飛去羽毛新近緣出語  
方便不得籠中再喚人又竹籬叢曰菡萏裁成四五行常持堅  
節覆秋霜近緣春筍鑽階破不得垂枝對西堂又珠離掌曰一  
顆明珠內外通分明皎潔水精宮近緣一點瑕相累不得朝  
在掌中又女郎張竊窈少年居蜀下筆成章當時詩人雅相  
有上成都在事詩曰昨日賣衣裳今朝賣衣裳衣裳渾賣盡  
嫁時箱有賣愁仍緩無時心轉傷故園胡虜隔何處事蚕桑  
寺近有尼海印才思清俊不讓名流有舟夜一章頗佳詩  
曰色連天色風殺浪殺旅人歸思苦魚叟夢魂驚舉棹雲  
先到舟月逐行旋吟詩句罷猶見遠山橫

重彫足本鑿誠錄卷十終

右鑿誠錄十卷後蜀東海何光遠輝夫所撰晁氏讀書後志謂其  
在唐證中纂輯唐證未詳其義觀所紀多唐末五季及西蜀時事  
昔朱竹垞檢討嘗得宋槧本乃項氏天籟閣舊藏首闕劉職度序  
此本從金閭宗人伊仲借錄蓋影宋抄也劉序亦無闕多闕文聞  
桐鄉金雲莊比部新購得宋刻本亦有闕文未審此本同否當更  
借校之乾隆丙午閏七月十五日兔床吳騫識